**最後的鐘聲**

(THE LAST BELLS)

Title:

最後的鐘聲 (Zuìhòu de Zhōngshēng)

Subtitle:

一滴悲憫迷衆生的淚 (Yī Dī Bēimǐn Mí Zhòngshēng de Lèi)

English:

### THE LAST BELLS

*A Tear of Compassion for All Lost Souls*

作者：由記者泰勒・瑞德（Taylor Reed）執筆，根據東西方古老的預言整理而成。

****編輯部的序言****

是否有些時代之痛，唯有用神明的眼淚才能衡量？是否在人世的動盪之中，存在一些從未被說出來的警告——不是透過聲音，而是以一種靜默的慈悲在哭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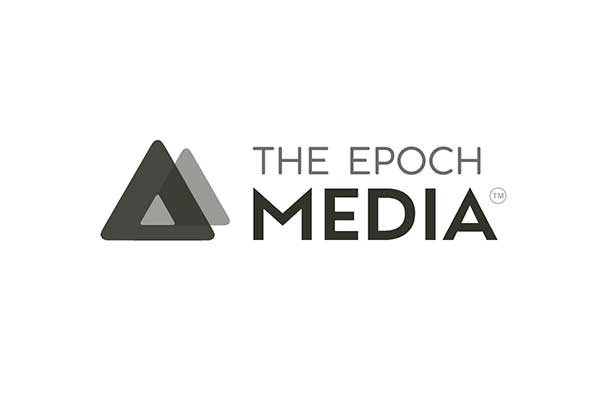
正是從這些揮之不去的疑問中，記者泰勒・瑞德撰寫的《最後的鐘聲》誕生了。這不是一部來自遠方的理性分析作品，而是一段源自神聖瞬間的內在旅程：當一位虔誠的信徒目睹聖母流下淚水，並自問——「為什麼她會哭泣？」

憑藉記者銳利的頭腦與信徒悸動的心靈，泰勒・瑞德並未試圖「證明」任何預言。她邀請我們展開一段共鳴之旅：透過對現代社會「病徵」的審視，去尋找那滴淚的根源；傾聽東西方預言中的回聲；最終明白，所有的警示與徵兆，皆源於一份無限的慈悲。

這段旅程，在作者獨特視角與領悟的照耀下，將帶領我們從理性的困惑走向信仰的安寧。它的目的不是為未來播下恐懼，而是為現在點燃希望——希望每個人都能做出正確的選擇。

我們相信，《最後的鐘聲》不僅是一本文字可讀的書，更是一場值得靜心體會的經歷。它是來自一滴慈悲眼淚的迴響，也是一聲喚醒良知的鐘鳴，等待我們每個人給出回應。

謹致敬意，  
**編輯部 敬上**



**前言**  
（泰勒・瑞德 撰）

我從未想過要寫一本關於預言的書。

二十多年的記者生涯，讓我習慣於根據可驗證的數據和可邏輯串聯的線索來追尋真相。我的世界是「誰？」「什麼？」「什麼時候？」「在哪裡？」以及最重要的——基於具體證據的「為什麼？」的世界。作為一名記者，職業習慣使我總是盡可能客觀地看待事物。因此，我總是從可見、可聞、可觸摸的事物開始——那些可以被驗證的事物。

然而，一個影像降臨了——我明白，對於那個影像，為了能夠感同身受，我們需要將視角擴展到超越肉眼和聽覺所能把握的表象之外…

它不是刻在石頭上的神諭，也不是夜空中輝煌的異象。它只是一張通過手機發送的照片，一個靜默卻比我曾追逐過的任何聳人聽聞的新聞都更具衝擊力的影像。

那是一尊白色陶瓷聖母瑪利亞雕像的照片。從她眼角，一道深色的淚痕蜿蜒而下，流過臉頰。

在一個世界在混亂中吶喊，在瘋狂的樂章和無休止的爭論中，那滴寂靜的淚水成了我聽過最響亮的聲音。那是一個無言的問題，一種無法言喻的痛苦。

她為何而哭？

這個問題一直縈繞著我。它不再是一個記者尋找事件的問題，而是一個孩子看見母親受苦的呼喊。它迫使我傾盡所有——一個追尋真相者的分析頭腦和一個信徒的焦慮之心——去開始一場我從未想過會踏上的旅程：尋找那滴神聖之淚的原因。

各位讀者，這本書正是那段旅程的日記。它將帶我們前往熱鬧的搖滾音樂會，漫步於「現代」藝術博物館，然後飛越各大洲，從西方到東方，翻閱千年古老的預言手稿，最終，直面我們時代的未來。

這不是一部旨在證明或駁斥預言的學術著作。這是我努力去理解神明在一個迷失世間的憂慮。在努力將那些看似零散的碎片串聯起來的過程中，我意識到，正是我在癡迷閱讀法輪大法經書時所領悟的那些法理，照亮了我這段「旅程」，使其更加明晰。

我邀請讀者們與我一同踏上這場探索，不是作為旁觀者，而是作為彼此聆聽的同行者。因為我相信，那滴淚水不僅為我而流。它為我們所有人而流。而它敲響的「鐘聲」，或許不是為了預示末日的來臨，而是為了喚醒我們，邀請我們回歸，在為時已晚之前。

說不定，在這本書的字裡行間，你也會聽到專屬於你自己的鐘聲。

\* \* \*

第一章

**神為何而哭？**

我正站在一個足球場舉辦的盛大「搖滾音樂會」上，記者們專用的便捷工作區裡…

說實話，我不應該在這裡。

前一天傍晚，我的上司約翰從與我合作的報社發來一封簡短的電子郵件，沒有給我選擇的權利：「泰勒，明晚城市體育場有一場大型音樂會。是那些很吵的搖滾樂團之一，他們現在很紅。我需要妳在那裡。給我一個『爆炸性』的視角，『一代人的聲音』。妳知道該怎麼做。」

於是我來了。

空氣中瀰漫著人群的汗味、燈光設備散發的塑膠燒焦味、夾雜著煙草和大麻的氣味、刺鼻的香水味，以及舞台地面金屬塊散發的熱量烘烤出的汗水味。雷射光束像刀刃般來回掃射，劃破人造煙霧瀰漫的天空。風已不足以吹散任何東西，除了喧囂聲。

體育場不再是體育場。它是一隻巨獸張開的大嘴，吞噬著每一個鼓點、每一次跺腳、每一次瘋狂的搖頭。舞台後方的巨大LED螢幕上，異教符號和扭曲的影像交替播放：火紅的眼睛、用陰陽符號繪製的頭骨、像電玩遊戲般剪輯的戰爭場景。沒有人仔細看。沒有人在乎。所有人只是尖叫，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

一個染著紫色頭髮的女孩，穿著網狀裙子，正用手機拍攝她的朋友。她調整著濾鏡，而她的朋友假裝昏倒，嘴裡仍低聲唸叨著計算影片的剪輯角度。「喘氣的時候發布最容易爆紅。」——我聽到她一本正經地這麼說。

在另一個角落，兩個年輕人開始爭吵——原因僅僅是因為一個人擋住了另一個人的視線。沒過多久：一拳揮出，能量飲料罐徑直飛向了第三個人的臉。沒有人干預。周圍的人立刻舉起手機，彷彿有人發出了行動信號。一個女孩喊道：

「這畫面太酷了！我的標題是：『倖存者眼中的地獄！』」

我沒有錄影。沒有拍照。錄音機還開著放在外套口袋裡。但我不再關心。我正在目睹的一切…已經不是能用新聞報導來描述的東西了。

舞台上，技術團隊開始調暗燈光。聲音從電子鼓漸漸轉變為低沉的嗡鳴，如同石窟中迴盪的銅鑼聲。一段暫停。隨後燈光驟亮。

主唱樂團出場。

主唱身穿一件覆蓋著鐵鍊和金屬鱗片的灰燼色長袍，赤腳走在潮濕的地面上。他的頭髮用髮膠直立，染成惡魔鱗片般的三種顏色，兩側太陽穴的紅色紋身線條一直延伸到脖子。他沒有打招呼，沒有自我介紹。只是舉起麥克風…發出一聲不成人聲的長嘯。

那尖嘯聲刺耳，如同金屬摩擦岩石，持續了近三十秒。

舞蹈開始了——那不是跳舞。而是抽搐、彎腰、扭動脊柱，隨著燈光節奏發出咆哮。其他成員用雙手赤裸地敲打著鼓，重重地擊打在繃緊的鼓皮上，如同某種召喚儀式。後方螢幕顯示著一座城市被火焰吞噬的景象，夾雜著閃爍的數字、程式碼，以及呈螺旋狀敞開的傳送門。

歌詞不明確。只有「打開」、「解放」、「毀滅」、「血」等詞語——重複出現，如同催眠。

我環顧四周。人群開始搖晃。他們不再是觀眾。他們是舞台的一部分。手臂舉起，身體在閃爍的光束中扭動，眼睛翻白地望向虛空。

沒有人還記得自己是誰。沒有人還關心站在旁邊的是誰。

我緊握著腰間的包帶。胃底升起一股涼意，像是一種無聲的預感。不是因為我膽小。而是因為我知道——我正身處一場無名儀式之中。

我轉頭環顧。

燈光閃爍下，每個人的臉龐似乎都失去了人的特徵。每當光線一閃，就會有不同的表情掠過：眼睛圓睜、嘴巴大張、舌頭伸出、雙手舉高，彷彿被附身一般。反聖符號、邪眼圖案、奇異符號散佈在衣服、旗幟和紋身之上——多到無法分辨哪是時尚，哪是刻意。

我艱難地嚥了口水。

突然想起我的女兒。

幾天前，莉莉問我拿一些錢。她說班上的朋友約她去看一場「超熱門」的音樂會，如果提早訂票可以打五折。那時我正在趕截稿日期，沒多問，就照常轉了帳。

現在，身處這片濃稠的混亂之中，我感到一陣毛骨悚然。不是因為我在哪裡看到了她。而是因為我不確定她是否在這裡。

她才十六歲。如果她正站在那群人中間，如果她正在尖叫、搖擺，如果她正在聽那些像是「毀滅一切——打開最後一道門」的歌詞…那該怎麼辦？

我緩緩地呼吸，再次將目光投向舞台。

主唱開始了一個新節目。他沒有唱歌。只是像吟誦咒語般，一個字一個字地，咬牙切齒地唸著：

「打開最後一道門。

抹去舊記憶。

殺死舊我。

迎接新火。」

每念出一句，人群就爆發出陣陣回應的尖叫。燈光立刻轉為血紅色，從下方斜射而上，讓他的臉看起來像一個活生生被處決的人。

兩名舞者開始跪伏在舞台的濕水泥地上，手和頭部彎曲到地面，然後突然向後仰頭，如同被電擊一般。景象如同活祭儀式。場館內的空氣凝滯，沉重得彷彿氧氣被抽走了。

我後退了一步。

呼吸哽住了。

我輕聲說道：

「主啊，請您看看您的孩子們。請您看看我的莉莉，以及她這一代人。我清楚地看到，遠離您在他們心中留下的空虛，而他們正試圖用這些毫無意義的尖叫來填補它。您是否還在一直關注著？」

我沒有期待任何回應。

我只想要一些東西——任何東西——讓我知道我不是唯一一個還能感受到這一切的人。

就在那時，我的手機響了。

一個朋友給我發了一條WhatsApp訊息。

只有一張照片、一個原始文章的連結，和一句簡短的留言：

「泰勒，看看這張照片可靠嗎？！」

一尊聖母瑪利亞雕像。用白瓷雕刻。放置在一間小禮拜堂裡，被燈光清晰地照亮。

從雕像的右眼角…

一滴深紅色的液體流了下來…

那時，我感覺這張照片並非偶然來到我這裡。

我凝視著那張照片。忘記了音樂聲，忘記了人群。那一刻，我感覺周圍的整個世界…都寂靜了。

沒有人呼喚。沒有人提醒。但我知道我不能再在這裡多待一分鐘了。

我還在盯著手機裡的相片時，大雨傾盆而下。

沒有任何預兆。沒有風。沒有雷聲。只有一連串沉重的雨滴突然擊打在舞台頂棚上，然後像有人撕裂了盛水的蒼穹一般，傾瀉到觀眾區。

整片人海先是茫然地抬頭——呆愣了幾秒——隨後爆發開來，彷彿卸下了最後一層束縛。他們喊得更大聲，跳得更瘋狂，拍打著濕漉漉的水泥地面。這場雨就像是一場集體的解渴，緩解了節目開始以來一直積壓著的超過35度的高溫。每一寸濕透的皮膚都像是重獲新生。衣服緊貼著身體，頭髮散開像野生的樹根。沒有人逃跑。沒有人尋找遮蔽。

雷射燈光在雨幕中不斷閃爍，形成刀光劍影般劃過天空的幻象。

主唱張開雙臂，頭向後仰，任憑雨水直接拍打在臉上。他對著麥克風嘶吼：

「我們已被洗淨！這是重生之火！不需要天堂！不需要上帝！」

人群如同被催眠般跟著咆哮：

「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

我不確定人群是否意識到主唱剛剛說了什麼，或者他們只是習慣性地跟著起鬨！

我後退了一步。全身濕冷。一部分是因雨。一部分是因…當時心中湧起的那種無法名狀的感覺…

我緊握著手機。再次看了一眼那尊雕像。

然後合上手機。轉身離去。

沒有猶豫。

我從體育場後方的技術通道離開，那裡有幾名保安正在嘎吱作響的鐵皮屋頂下抽煙。沒有人問我去哪裡。沒有人看我。或許，在雨聲和音樂聲中，我只是一個無名模糊的影子。

走到大路上，我攔了一輛正在靠邊載客的計程車。

關上車門時，我才發現自己有些顫抖。雨仍在傾瀉。音樂聲已遠，但餘音仍在耳邊陣陣作痛，像發燒後的迴響。

我把頭靠在車窗玻璃上。路燈在雨水中模糊了。一種既空虛又充實的感覺湧上心頭。

在計程車啟動前，我拿出手機，濕漉漉的手指撥通了我女兒莉莉的電話。如果她還在體育場裡，我想把她也帶回家。

電話響了很久。

然後我女兒的聲音傳來，帶著一點慵懶：

「我在家呢。在看電影。有什麼事嗎，媽？」

我鬆了一口氣。

那感覺…就像剛從水底浮上來一樣。

「沒什麼，媽媽只是想聽聽妳的聲音。繼續看吧。」

「哦，那媽媽快點回來休息吧。」

我微笑了一下，但沒有回答。

只是靜靜地掛了電話。

我靠在座位上。雨水依然均勻地傾瀉在車窗外。路燈的光線穿透水幕，形成一道道破碎的光帶。

我再次打開手機。

在搜尋欄中輸入：

「聖母瑪利亞雕像哭血」

「聖母像哭泣真假」

「宗教奇蹟Photoshop騙局」

Google 返回一系列結果：

——「雕像哭血現象：從神蹟到騙局」

——「教會尚未確認，但信仰仍在蔓延」

——「數位影像專家分析異常跡象」

——「Photoshop還是神蹟？網路社群激烈爭論」

我快速瀏覽了每一篇文章的標題，但沒有點擊進入。

不是因為我害怕被說服，也不是因為我已經相信了這件奇怪的事。

只是…那個眼神——雕像的眼神——還在我心中。

沒有任何文章可以取代它。

我回到公寓時將近十點。雨水仍然均勻地落在屋頂上，沉重的雨點持續不斷，似乎沒有停止的跡象…走廊的燈光透過小窗戶灑進來，足以看清房間裡的一切都完好無損——但我不是。

我把包放在桌上，迅速換下濕衣服，然後蹲坐在床邊。

感覺就像剛從一個陌生的地方回來。不是因為那裡是假的——而是因為它太真實，太赤裸，以至於我所有熟悉的觀念都變得毫無意義。

我打開筆記型電腦，準備像往常一樣，憑著慣性「交稿」給報社。

編輯器跳出來，一片空白。

我敲下第一行字：

火的迴響：年輕一代找到自己的聲音

我本打算像往常一樣繼續寫下去——那些流暢的綜述，幾句配圖的引言，幾段關於「個人自由」和「藝術創作」的引述。

我會抓住表面，修剪掉粗糙的部分，將它包裝成一個易於明天早上讀者消化的產品。

但隨後我停了下來。

不是因為情感。

而是因為那個眼神。

我再次打開手機。

那張聖母像的照片還在那裡。

靜靜的。沒有解釋。沒有判斷。

只有一滴深色的血從右眼角滴落，流過白瓷的臉龐。

之前，在搭計程車回家時，我用手機快速搜尋過——那些聳人聽聞的標題，那些針鋒相對的論點，我都只是掃了一眼。沒有點擊任何文章。

但這一次，我想看得更深入。

再一次。以正確的方式。

我打開瀏覽器。重新輸入搜尋關鍵字：

“聖母像哭血真假”

我點擊了每一個連結。

有些文章來自天主教網站——稱其為神蹟。

有些文章來自反駁論壇——提出氧化反應和鹽類沉澱的證據。

我仔細閱讀了每一段。

然後拉到評論區。

在每一篇文章下方，都是一個縮小的世界：

——有人流著淚，說自己曾在義大利的一個小禮拜堂見過類似的現象。

——另一個人諷刺道：「那些公關做得真好啊。連Photoshop把血倒在雕像上都信！」

——一位醫生談論了陶瓷材料上假血凝結的機制。

——一位母親說她的女兒曾問：「如果聖母哭了，是誰讓聖母傷心呢？」

我讀完了所有內容。

不是為了判斷。

只是為了聆聽所有那些迴響。

然後我重新坐在螢幕前。

回到編輯器。

我刪除了所有舊的開頭。

沒有標題。沒有預設的視角。

只打了一行字：

為何聖像在落淚？

然後我心想：「如果那張照片在那一刻傳給我並非偶然，那麼聖母是否正在為目睹音樂會上那瘋狂的景象而哭泣？或者更廣泛地說，是否正在為目睹世界各地那些令人痛心和反感的事件而哭泣？！」

我沉思了一會兒，然後又刪掉了剛才的標題，再次寫道：

時代的病歷。

游標閃爍著。

像一個無名的等待節拍。

我沒有再寫下去。

我合上筆記型電腦。關了燈。爬上床。

只是側臥著，臉朝向黑暗。腦海中仍縈繞著扭曲的音樂聲、閃爍的光線和聖像的影像——它沉默著，卻比任何言語都深邃。

我什麼都不再想了。

只剩下一個感覺——厭倦和迷茫，混雜著一種像火災後的灰燼般輕柔的悲傷。

我就這樣沉入了夢鄉。不是為了逃避。

而是為了暫停。

明天早上，我會醒來。當我睜開眼睛時，我知道我必須追根究底：

聖母像為何哭泣？

以及，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 \* \* \* \*

第二章

**時代的病歷**

**第一視角：創造性靈魂的崩壞（文化與藝術）**

我打開筆記型電腦，準備完成一篇曾半途而廢的分析文章。

在舊資料夾裡，我之前編輯的草稿標題是：「當音樂不再是藝術」。

開頭我就寫道：

「藝術曾是照亮心靈的火炬。如今，它只是一面凸面鏡，反射出被引導的幻覺和本能。」

我仍然記得第一次敲下這些文字時的感覺。不是憤怒。而是惋惜。

我打開YouTube，沒有等待演算法推薦。

主動輸入關鍵字：「2020年代熱門音樂影片」——作為一種重新檢視當今視覺文化走向的方式。

第一個跳出來的MV是一個在全球「呼風喚雨」的年輕樂團。但我不需要知道他們是誰。

按下播放鍵僅幾秒鐘後，我腦中的分析系統就開始運轉——這是一種無需刻意啟動的職業本能：

* 旋律被程式設計以刺激神經，在每個hook（數字內容中即時引起注意的手法）後產生興奮、爆發的感覺。
* 舞蹈動作同步、輕浮、抽搐、甚至達到非人化，就像一群妖魔在跳舞。
* 歌詞以4-6個字的週期結構，重複廣告的模式。
* 影像閃爍刺眼，場景斷裂抽搐，燈光冰冷，特效過剩。
* 歌手和舞團的頭髮五顏六色，刺滿各種圖案，服裝簡直就是電影裡惡魔的裝束。

螢幕上那些人已不再是藝術家。他們是惡魔的工具…

沒有真實的表情。沒有停頓。沒有故事情節。

所有都只是被編碼的碎片——目的是引起上癮，而非傳達情感。

我曾經忽略這種現象。不是因為沒看見。

而是因為我以為自己對其背後的機制瞭解得太透徹了。

但這一次，我必須面對。因為它不再只是一種音樂現象——而是一個全球性的心理生態系統，塑造著整整一代人的性格和情感。

我回想起二十多年前，剛上大學的日子。

那時，我從未聽過「K-Pop」這個詞。但所謂的「全球音樂文化」已經開始掀起波瀾。

我還清楚記得麥可·傑克森熱潮像洪水般席捲了宿舍。

我的朋友們為他在舞台上的每一個動作、每一次轉身、每一個眼神而瘋狂。一個朋友對我說：

「你沒看到嗎？這是個象徵。這是偉大。」

我問：「偉大在哪裡？在訊息，還是技術？」

她不假思索地回答：「不需要理解。只需要感受。」

這句話像無聲的一擊，深深烙印在我心裡。

我出生在一個天主教家庭。

在教堂音樂中長大，每一首歌都是一首禱告。

當我開始接觸東方文化時，我發現了古琴曲和亞洲鄉間悠揚的民歌中另一種深度。

那種音樂不華麗。不聳動。

它不會讓你在前五秒就「哇」出來。

但如果你靜靜聆聽，它會觸及非常深層的東西——就像一股清涼的水，療癒著內心。

與之相比，今天的音樂是一個悖論：

越是浮華——越是空洞。

越是喧囂——越是無聲。

越是挑逗情慾——越是失去真實情感。

我不否認藝術應該創造更多美好的東西。但正在發生的並非發展——而是日益腐敗的退化。

我翻開筆記本，有一行字畫著粗粗的底線：

「最為巧妙的墮落，是在完美包裝下的墮落。」

年輕的偶像們在舞台上高喊著「解放自我」。

但他們卻是最受嚴格審查的產品：從身高、嗓音、發音，甚至到允許在電視上表現的情感。

我看到被包裝成產品的歌舞團。

我回想起韋瓦第（18世紀義大利巴洛克作曲家）的一首協奏曲，其中每一個節拍的起伏都像宇宙的心跳。

我進行比較。然後我不禁戰慄。

我們已經失去了聆聽藝術中靜謐的能力。

音樂曾經是連接神聖的媒介——如今卻成了消遣的工具。

沒有人再寫音樂是為了啟迪他人。只剩下為了「在平台上留住觀眾15秒」的音樂。

我敲下最後幾行字：

「真正的音樂幫助人昇華。今天的音樂讓他們麻痺。

而在那種狀態下，他們將不再有足夠的意志去思考、反抗，或者…記得自己是誰。」

我停止打字。站起身。靜靜地倒了一杯水。

MV中的影像仍在後面的螢幕上跳動——彷彿從一個我不再屬於的世界發出訊號。

我回到辦公桌前，打開筆記本。有一行去年用粗線劃過的話：

「當藝術不再傳遞光明，它就變成人類心靈中的黑暗陰影。」

然而，一個令人悲哀的事實是，這些現代樂團，尤其是韓國的團體，卻正在全球年輕人中廣受歡迎。他們贏得了許多著名的音樂獎項，有些團體甚至受邀到聯合國總部接受全球表彰！

記憶將我帶到另一個領域：繪畫。

在紐約，我曾走進一個現代畫展，那裡展示著價值數億美元的「傑作」。

一塊巨大的畫布上，只有幾片斑駁的顏色和一些像孩子玩蠟筆留下的塗鴉。

我靜默無語。沒有感情。沒有深度。沒有一絲波動觸及心靈。

然後我讀了介紹牌：

「這件作品反映了藝術家在現代秩序崩潰面前的內心不安狀態。」

我輕蔑地笑了笑。或許這句介紹比畫作本身還要精雕細琢。

我曾被拉斐爾的「雅典學院」所感動——那裡哲學、數學、藝術匯聚成一首神聖的幾何和諧曲。

我曾在一尊唐代佛像前佇立數小時，只為感受那千年之前雕刻的慈悲眼神中流淌出的寧靜。

與之相比，今天被稱為「頂尖藝術」的東西讓我…不寒而慄。

我不是隨口說說。這些都是真實的數字：

威廉·德·庫寧的「互換」（Interchanged）——一堆抽象的螺旋形——以3億美元售出。

同作者的「女人三號」（Woman III）——扭曲的臉龐，變形的身體——以1.375億美元易主。

馬克·羅斯科的「第1號（紅與藍）」（No. 1 (Red and Blue)）——僅僅是兩塊顏色疊加——價值7510萬美元。

克里斯多福·烏爾的「暴動」（Riot）——只有在白底上用黑色印著的四個字母RIOTT——價值2990萬美元。

如果藝術是為了啟發和淨化心靈，那麼這些畫作正在做相反的事情。

甚至，有一次我在部落格文章中寫道——直到現在我仍然堅持這個觀點：

「當人們看一幅畫覺得它很美時，或許那是因為他們的心境與畫作中混亂、扭曲、變形的狀態不謀而合。

而對於那些仍然保持心靈純潔的人來說，他們會感到眼花繚亂，頭暈目眩，甚至會從字面上感到噁心。」

我嘆了口氣…

我還聽說在泰國或其他地方，有人訓練一頭大象用刷子在布上亂塗亂畫，然後稱之為「獨創藝術畫作」並拿去拍賣。

但說實話，與當今一些「名畫家」相比，那頭大象的畫作還…更賞心悅目！

我在草稿中打了一行酸澀的文字：

「按照當代藝術界『卓越』的進化速度，在不久的將來，很可能會有這樣一幅畫作…一堆排泄物，被標榜為『反地球論作品』並以10億美元的價格成交。」

誇張嗎？一點也不。

就在幾年前，一位「當代藝術家」用膠帶將一根熟香蕉貼在牆上，命名為「喜劇演員」（Comedian），並以12萬美元的價格售出。

唯一讓我感到滑稽的是——人們將其稱為「後現代思想的巔峰」。而我呢？我稱之為魔性對人類良知的最終嘲諷。

我靜靜地坐著。想起父親的一句老話：

「當藝術落入沒有道德的人手中，它就不再是藝術——而是一種合法地敗壞心靈的工具。」

我轉向電影——這種曾被視為巔峰的「綜合藝術」形式。

但電影越來越多地被演算法而非道德所引導。

賣座大片不斷塞滿毫無意義的動作場面、華麗的特效、荒謬的暴力和遮掩的性慾…彷彿觀眾不再有思考能力。

我讀過數百條這樣的評論：

「情節不重要，只要爆炸場面夠好看就行。」

「劇本漏洞百出，但男主角的視覺效果和腹肌足以拯救整部電影。」

「別要求深度——人們看電影是為了逃離現實，不是為了哲學。」

於是藝術自我蛻變，從連接心靈的橋樑變成了…一種會上癮的娛樂工具。

我記得「普世歡騰」（Joy to the World）——那首聖誕節期間熟悉的聖歌，由艾薩克·瓦茨（Isaac Watts）所寫。

不宏大。沒有音效濾鏡。只是相信美好的人們口中發出的樸實歌聲。

當那音樂在夜裡響起時，我感覺到：我的靈魂正在被提升。

而今天，在電影院裡，我只感到壓抑、疲憊和空虛。

我回到螢幕前，敲下最後幾行字：

「藝術最為巧妙的敗壞，是當它不再引導人們走向光明，卻以『創造』之名將他們拖入黑暗。

而在那混亂的漩渦中，人類的靈魂被一點點地——毫無察覺地——磨損殆盡。」

我闔上筆記型電腦。靜靜地坐在辦公室裡。

我心中仍有一個老問題——但從未停止痛楚：

「我們究竟犧牲了什麼…才稱這為創造自由？」

\* \* \*

**第二視角：知識的妥協與智慧的衰退（媒體與社群網路）**

我重新打開電腦裡一份舊新聞稿——那是我大約一年多前完成的報導。

原始標題是：「一所充滿陰影的學校內部」。

但編輯後公開發布的標題卻是：

「老師毆打學生住院：誰在管理？」

我沒有忘記當時的感受。憤怒。困惑。

我的調查報導原本深入探討了學校的沉默機制、系統性的包庇，以及受害者如何被邊緣化。但所有這些部分——超過2,000字——都被編輯刪除了。他們只保留了一些震驚的細節，增添了一點公眾憤怒，然後推上頭版。

我不是唯一一個。

我曾非常欽佩許多資深記者——那些曾從戰區報導、曾揭露被掩蓋案件的人。但一年又一年，我眼睜睜地看著他們改變。

不是因為他們失去了理想，而是因為理想不再能賺錢。

新聞業，曾被稱為「第四權」，如今卻排在社群媒體演算法和群眾情緒之後。

過去，要成為一名記者，需要道德、勇氣，以及廣泛的社會知識。

今天，寫作者或許只需要知道如何跟風TikTok和在臉書上寫「藝術」標題。

我回頭看看自己。

我曾對我的幾位實習生說：

「做新聞是為了捍衛真相。」

但我自己也曾按照訂單寫稿：「增加18-25歲女性讀者，加入情感和爭議元素。」

有一次，總編輯給我一個建議標題：「歌手X的前女友意外就當年分手事件發聲。」

我問：「這跟教育主題有什麼關係？」

他們簡潔地回答：「政治新聞誰讀？先加上這條來吸引流量，內容以後再說。」

我打開手機。滑動螢幕。

TikTok。YouTube Shorts。Instagram Reels。

每個平台都像一個永無止境的短影片生產線——15秒、30秒、60秒——所有內容都旨在牢牢抓住注意力。

一位神經科學家在我參加的一次會議上曾說：

「短內容的結構刺激心靈，就像一種輕微的癮——但持續多年，它可能會重塑人類大腦。」

最危險的並非煽情影像。

更危險的是注意力的碎片化。

人們不再能讀完一篇1000字的長文。

不再能跟隨一個長達三段的論點。

甚至，今天的文章必須「每行斷句」，否則…「使用者會滑過去」。

我在筆記本上劃了一行：

「真相需要十分鐘才能理解。

謊言只需要五秒鐘就能激起憤怒。

在今天的媒體世界——誰會贏？」

我曾想：如果還有哪個地方能為獨立思考保留火種，那就是社群媒體，個人在那裡可以最主動、最自由地發表言論…

但隨後，一個早上，全世界數百萬人醒來，發現了一個不尋常的現象：美國現任總統的社群媒體帳戶被封鎖了。

不只一個，而是全部：Twitter、Facebook、Instagram、YouTube…幾乎同時封鎖了這位全球最有權勢人物的聲音。

無論你愛他或恨他，這都是一個冰冷的事實：一個人可以僅憑一些「匿名委員會」的幾次點擊，就從公共空間中被完全抹去。

如果這種事能發生在一位總統身上，那麼它就能發生在任何人身上。

但讓我毛骨悚然的並不是他被「禁言」。

而是：這件事被視為正常。

社群媒體現在受到政府的監管和控制，這不僅發生在極權國家，也發生在西方國家。

而社群媒體現在只變成了一堆偏向「廉價娛樂」內容的混亂。

所謂的「開放空間」，實質上是一個回音室（echo chamber）的連鎖，每個人只能看到他們已經相信的，聽到他們想聽的。

多麼諷刺：

我們有超過40億人全球互聯，但對話能力卻日益缺乏。

我們擁有前所未有的知識寶庫，但獨立思考的能力卻逐漸喪失。

人們不再讀書。

他們看「一分鐘讀書摘要」。

不聽完一場辯論。

只從中間選一句話，配上背景音樂和聳動標題。

有一次我問一位剛畢業的學生：

「你喜歡閱讀嗎？」

她回答：

「我喜歡每天早上聽五分鐘的Podcast。再長我就覺得懶了。」

一個「懶得閱讀」的社會不一定是無知的社會。

但一個害怕思考、迴避爭論，並且喜歡被情感而非理性引導的社會，肯定是在逆轉智慧的進化。

我再次打下最後一行：

「一旦真相需要10分鐘才能理解，而謊言只需5秒鐘就能激起憤怒——那麼獲勝的將不是謊言，而是…智慧將會自我滅絕。」

我關閉螢幕。然後自問：

「如果今天我提交這份草稿，它會不會因為缺乏『市場性』而被拒絕呢？」

\* \* \*

**第三視角：基礎的混亂（道德與社會）**

那天晚上，我讀到一則新聞：

一所中學的低年級學生將教室門鎖上，用拖鞋丟擲音樂老師，然後將影片上傳到社群媒體，並附上挑釁的註解：「老師唱歌難聽就活該。」

這件事像病毒一樣傳播開來。沒有人譴責，只有人製作迷因和配上混音音樂。

我靜靜地坐著。不是因為那位老師。而是因為這個社會——道德的混亂不再被認定為錯誤。

我記得一本教理書上的一句話：

「家庭是神賜予人類學習做人的第一個基礎。」

但今天，曾經的基礎卻被視為障礙。

人們不再相信一個孩子需要父親和母親。

相反，他們鼓吹「現代家庭」模式，其中性別、角色和義務都可以像手機應用程式一樣隨意選擇。

我寫下這些並不是為了攻擊任何人。

我只是記錄一個事實：

當所有概念都可以被重新定義時，就沒有什麼可以作為標準了。

我曾親眼目睹一個學生頂撞父母說：

「我不需要聽你們的。TikTok上教的不一樣！」

在一次座談會上，一位老師講述：

「我班上的七年級學生跟我吐露心聲，說它只敢對…YouTube Shorts說實話。因為父母『老古板』，而朋友則『愛批判』。」

TikTok、YouTube、Facebook…現在已經成為了一代人的精神父母、虛擬老師、假想知己。

而真實的關係——孩子與父母之間，學生與老師之間——變得生硬、冷淡，甚至對立。

當道德倫理從家庭和學校結構中被剝離時，孩子們從哪裡學習做人呢？

社會弊病，早已不再是「遙遠」的問題。

——從校園毒品到未成年性交易

——從金融詐騙到色情內容氾濫

我不是說這些事情只存在於現代。

但有一點不同：

過去，它們被稱為弊病。

今天，它們卻被偽裝成「多元生活方式」或「性解放」。

我曾讀過一份內部調查：

在日本和美國，超過80%的兒童在12歲之前就接觸過色情內容。

有些人甚至無法想像「愛」的概念，如果它不伴隨著赤裸和粗暴的畫面。

在網路上，有些網站公開分享色情漫畫——卻沒有人被逮捕。

此外，詐騙、盜竊——無論在現實生活中還是在網路上——都在成倍增長。

人們偷竊是因為貧窮，有時也偷竊是因為…想要出名。

越是令人震驚，分享的次數越多。

越是厚顏無恥，越能引起關注。

社會已經把錯誤變成了生存的工具。

或許最讓我困惑的是一股正在被美化為「性別自由」的浪潮。

事實上，越來越多的國家將同性婚姻（男與男，女與女）合法化，甚至承認非二元性別認同。

曾經被視為異常的事物——如今被貼上了「現代人權」的標籤。

我不是要反對任何人。我只是在問自己：

如果一個孩子出生後不再知道自己是男是女，那麼它將如何學習做人？

如果性別只是一種「感覺」——那麼還有什麼是永恆的？

我相信：

天理不變。

性別不是一種觀點。

倫理不能被大多數人重寫。

那些違背自然、違背良知、違背傳統文化的行為——即使被寫入法律——也永遠無法成為社會健康的基石。

我以日記中的一行字作結：

「如果醫生和病人都稱之為…正常狀態，我們就無法治癒一個身體。」

\* \* \*

**第四視角：權力與信仰的腐朽（政治與宗教）**

**權力：民主帷幕後的幽靈**

一個晚上，我坐在辦公室裡，瀏覽著新聞頻道。一場兩位總統候選人之間的現場辯論正在播出。他們輪番不斷地互相攻擊。

——「妳曾削減教育預算，導致數千名教師失業！」

——「那你呢？你提高了企業稅，讓經濟陷入困境！」

沒有人提到真正的政策。沒有人提出任何明確的解決方案。我靜靜地記下幾個熟悉的口號：

「為了正義」、「重建信任」、「改革體制」…

但所有這些都空洞無物。沒有人敢定義「正義」是什麼，也沒有人敢說「體制」需要如何改革。

我從事政治社會新聞工作已超過20年。我曾相信權力可以帶來積極的改變。但接觸得越多，我越意識到：

現代政治不是治國之術，而是維護形象和權力之術。

在西方民主國家，權力在三個主導方向之間被拉扯：

——大眾媒體，扮演著引導輿論的角色

——經濟集團，擁有幕後的利益

——以及選民的品味，這些品味日益淺薄且易於操縱

一位政治人物如果不與媒體合作，就會被抹黑。如果不滿足企業利益，就會被撤資。如果不迎合大眾口味，就會在下次選舉中被淘汰。

他們不再有時間考慮長遠價值，因為權力只存在於任期之內。

我曾問一位從事競選顧問的朋友：

——「你為什麼不提出關於教育道德改革的政策呢？」

他冷笑一聲：

——「那樣賣不了選票。但一段候選人與嬰兒握手的影片可以。」

而在獨裁國家，問題又在於另一點：

政府不代表人民，而代表執政黨本身。

在那裡，權力集中在單一頂端。所有政策都歸結為一個目標：保護黨，維持體系穩定。人民不是服務的對象，而是需要控制的目標。

由於無需競選或動員，決策變得任意而毫無人性。當沒有自由媒體來監督，沒有反對派來辯論，沒有真正的民意時——權力變得絕對，也絕對腐化。

我在筆記本上寫下結論：

「無論是民主還是獨裁，如果權力不建立在道德基礎之上——它就只剩下黑暗的遊戲。

那時的人民，無論是否去投票，都只是既定棋盤上的一顆棋子。」

**宗教：鐘聲不再迴盪**

一個下午，我路過市中心一座古老的教堂。

鐘聲響起——仍然像往常一樣規律。但裡面，只有三位老人在靜靜地撥著念珠。

長椅空蕩蕩的。眼中沒有光芒，沒有低聲的祈禱。

鐘聲響起，卻沒有人用心聆聽。

我曾參加過一次盛大的教堂婚禮。一切都非常壯觀：唱詩班、LED螢幕、Facebook直播。

但當牧師開始讀聖經時，沒有人聆聽。他們忙著調整相機，忙著按讚。

信仰，如今只成了宴會的裝飾。

許多寺廟、教堂現在就像活動中心。

——有些地方收取功德錢就像賣門票

——有些地方開設攤位販賣幸運符、風水物、瓶裝聖水

——有些地方直播祭祖儀式，觀看人數高達數十萬

有些個人利用「僧侶」或「牧師」的外衣來牟利、詐騙，甚至濫用信徒。

更糟的是，世界上許多地方，宗教被變成了戰爭的工具。

——以聖戰之名，人們向兒童開槍

——以教義之名，人們歧視和殺害異性、異信仰者

——以「天意」之名，人們攻擊整個城市

沒有任何戰爭比以神之名發動的戰爭更血腥。

我突然想起聖經中的一個故事：

耶穌曾走進耶路撒冷聖殿，看到那神聖之地被變成了市場而勃然大怒。

祂推翻了兌換銀錢的桌子，趕走了商人並說：

「我父的殿是禱告的殿，你們卻使它成了賊窩！」

（為普通讀者解釋：這是新約中一個重要事件，表現了耶穌潔淨宗教中的污穢，也是信仰神聖尊嚴得以恢復的象徵。）

我在心中低語：

「主啊，如果祢的殿今天真的成了市場…求祢再潔淨它一次——就像祢曾經做過的那樣。」

於是我明白了：

當信仰不再是羅盤時，人類將在混亂的大海中漂泊，迷失方向。

一個社會可以沒有黃金，沒有石油，但不能沒有道德。

當權力腐朽，信仰被扭曲——那就是文明之船開始沉沒之時。

我放下筆。電腦螢幕仍然亮著，一系列筆記和引文閃爍著。

我剛才經歷的每一個主題——音樂、藝術、社群媒體、政治、宗教——都像一個個零散的碎片。但現在，所有這些突然連接起來。

就像每一條血管都通向一顆正在衰竭的心臟。

儘管形式不同，儘管表現在各個領域，但我意識到：

所有這些症狀都指向一個根本的病症——與神失去連結，以及拒絕普世的道德標準。

我們拋棄了聖賢曾經建立的道德基礎。

我們嘲諷經文，嘲笑信仰，並用政治口號和道德行銷活動取代了神聖的教誨。

我們建造了摩天大樓，建造了燈火輝煌的金融中心，但每個人內心的光芒卻日益黯淡。

我們可以在轉瞬之間直播全世界，卻無法聆聽自己的良心。

我們擁有一切——卻沒有平靜。

我在筆記本上寫下最後一行：

「我們建立了一個物質上輝煌的文明，

但它的靈魂卻正在消亡。

這座巴別塔正在從其根基搖搖欲墜。

或許…

神的眼淚正是為此而流。」

我望向窗外。夜已深。城市依然燈火通明，但我內心卻是一片寂靜。

病歷已然完成。但一位醫生，如果有良心，不僅要診斷病情——他們還必須追溯深層的原因，無論是患者體內還是體外的。

人類已經如此。

那麼天地呢？

這個星球，這個宇宙，是否正在發出它自身的生存訊號？

是否還有其他，非人類所造成的症狀，正在低聲提醒著：

我們已經走錯了方向？

\* \* \* \* \*

第三章

**石之淚，河之血**

我坐在筆記型電腦旁，凝視著螢幕。「時代的病歷」草稿已完成。但我的思緒仍然無法擺脫聖母像哭泣的畫面。

瓷白眼角滲出的深紅色血淚。

它像一道刻痕，一個無聲的疑問。那只是一個巧合嗎？還是一個信號？

我無法將其擱置。那股衝動感越來越強烈。彷彿有一個聲音在我耳邊低語，不停地質問：

「母親的眼淚是一個孤立的現象嗎？」

「還是那只是世界各地許多其他『哭泣聲』中的一個？」

「而所有這些都指向同一個痛苦，同一個罪惡嗎？」

我知道我無法回到正常的生活。現在不行。我需要去了解。一項新的調查開始了，不是為了約翰的截止日期，不是為了編輯部，而是為了我內心的這份執念。

我開始系統化地整理。專注於那些帶著最悲傷色彩的異象。那些最具象徵意義的跡象。

我輸入關鍵字。搜尋。深入報告。

然後我發現了…

\* \* \*

**第一階段：收集悲傷的跡象**

**檔案 #1：眾神聖的眼淚**

一系列看似不相關的事件，橫跨各大洲，歷經數十年。但它們有一個共同點：所有這些都是雕像——信仰的象徵，神聖的象徵——突然流淚。

義大利，錫拉庫薩，1953年。一對年輕夫婦家裡的一尊小型石膏聖母像開始流淚。消息迅速傳開。數千人湧向那裡。一些人帶著手帕，希望能沾到幾滴眼淚。報紙喧騰。教會官員介入。他們檢驗了眼淚——是真的。他們檢查了雕像的結構——沒有導管或技術孔洞。最終，梵蒂岡證實：這一現象「無法用科學解釋」。

二十年後，日本秋田。一座小修道院裡的聖母像流血流淚超過一百次。一位名叫亞 Agnes Sasagawa 的修女說，她聽到了聖母的訊息：如果人類不悔改，將有可怕的懲罰降臨。這個故事長期被日本媒體忽視，直到梵蒂岡在1988年悄悄證實並承認。

然後是近期——泰國、台灣、巴西、加拿大。不再是謠言。有影片，有照片。有些被迅速審查。但痕跡仍然留在論壇上，在非主流網路中。高雄一座小寺廟裡的觀音像流淚。聖保羅一座木製耶穌像在復活節儀式中流出血淚。多倫多一座聖母像每當信徒跪下祈禱時就滴下淚水。

這些事件中，當局在哪裡？

通常是保持沉默。或者否認。或者迅速貼上「毛細現象」或「異常潮濕」的標籤。

科學家們則謹慎。一些人提出了技術假設——空心石膏吸濕，溫度引起的膨脹收縮，或導致水流的裂縫…但現場的調查人員——包括信徒和獨立記者——都以實地驗證反駁：內部沒有水，沒有管道，而且水滴具有生物學特徵，就像…真正的眼淚。

那麼民眾呢？

哪裡有異象，哪裡就有朝聖者。有些母親帶著孩子來求醫。有些人冒著雨跪數小時。有些人說，他們在看到雕像後放棄了自殺的念頭。

而宗教界則出現分歧。一些神父、僧侶、修道士認為那是神蹟，是來自天界的警告。另一些則保持沉默，害怕被稱為迷信，害怕被「與那些迷信的平民混為一談」。

我記錄下每一個案例。每一張面孔。每一滴眼淚。但在心底深處，我知道我收集的不是數據。而是哭泣聲。

**檔案 #2：河流變紅**

如果眼淚是神聖痛苦的象徵，那麼血紅的河流或許是對全人類的警告。

我發現了從2010年至今的數十個案例，河流、運河、甚至湖泊，在沒有預警、沒有明顯污染源的情況下，突然在數小時或數天內變成深紅色——而且大多數都以問號告終。

在中國，長江——東方文明的活生生象徵——在2012年曾有部分流經重慶的河段變成了血紅色。居民感到恐慌。官方媒體出面安撫：是異常大量的泥沙所致。但沒有人能解釋為什麼只有特定河段，而上游和下游卻依然清澈。

在黎巴嫩貝魯特，貝魯特河在2011年突然變成了血紅色。當局稱可能是屠宰場排放所致，但當地居民反駁：附近根本沒有屠宰場。許多人表示這是「大地的血」，一個神聖的警告。

在印尼，棉蘭的德里河在2017年一夜之間變成鮮紅色。影片在社群媒體上迅速傳播。政府將責任歸咎於一家工廠，卻拒絕透露名稱。獨立媒體隨後發現——當時沒有任何生產設施改變了流程。

甚至在美國，德州的一段河流在2021年夏天也曾變成深紅色。美國環保署（EPA）官員表示可能是紅藻或礦物質反應——但當一群居民自行取樣進行獨立檢測時，結果顯示沒有藻類跡象，沒有重金屬，沒有任何合理的技術原因。

從另一個角度看，我把這些河流視為受傷的血管。地球正在流血，一道道紅色的傷口蔓延開來，預示著一項尚未被懺悔的罪惡。

**檔案 #3：六月飛霜**

如果眼淚是悲傷的象徵，如果血紅的河流是報應，那麼盛夏之雪是一種無法言喻的嘆息。

我追查關於異常降雪的報導——不僅僅是在極端天氣條件下，而是在完全不合時宜的時間和地點。

印度西北部，2019年6月——室外氣溫38攝氏度，晴空萬里，卻在15分鐘內飄起了小雪。居民錄下影片，政府稱之為「大氣中化學反應引起的白塵現象」。但為什麼它在手中融化得像真雪一樣？

阿爾及利亞撒哈拉沙漠——2021年7月，一層薄薄的雪覆蓋在灼熱的沙丘上。測得的氣溫是40攝氏度。科學家稱是高層大氣擾動所致，但沒有人能解釋為什麼鄰近地區沒有類似的跡象。

在中國，雪不僅僅在冬天降臨。近年來，人們記錄到許多次厚厚的積雪出現在農曆四月、五月——甚至六月——當農曆已進入夏季。

在河北、內蒙古或長白山，積雪覆蓋街道，而許多其他地方卻在酷熱中掙扎。

媒體稱之為「氣候變遷」。網民稱之為「異象」。

而我，只感覺到一件事：上天正在說些什麼——但沒有人聆聽。

但最讓我毛骨悚然的是當我遇到「六月飛霜」這個詞組——在一個古漢語論壇上。一位用戶寫道：「六月下雪，只能是因為冤屈已深，感動天地。」我記錄下那個詞組。一種奇怪的感覺油然而生——彷彿我即將揭開一個古老的密碼。

\* \* \*

**其他跡象**

不只是眼淚。不只是血或雪。

我看到零星的新聞：成群的魚不明原因地跳上岸集體死亡。候鳥偏離航向，撞入城市，集體自殺。太陽同時出現兩個或三個幻影——這種現象被稱為「幻日」，但頻率異常地高。不合時令的雷電現象，晴朗的天空突然閃爍藍光，地下傳來巨響讓民眾恐慌。

還有一件我親身經歷的奇怪天氣事件：庚子年2020年農曆新年，我正在越南北部短暫度假。除夕夜，我在一個旅遊區散步，那裡節日氣氛熱鬧非凡。人們互相擁擠著拍照，購買年貨，倒數計時等待新舊年交替的時刻。

天色漆黑如墨——就像每一個沒有月亮的農曆三十夜晚。突然，大約晚上10點左右，一場傾盆大雨驟然降臨。雨勢又大又急，然後——我震驚了——冰冷的冰雹開始敲打著路面、鐵皮屋頂、車輛。

孩子們尖叫著，大人們捂著頭匆忙跑開。所有人都困惑不已：在北方的冬天，下毛毛雨是正常的——但傾盆大雨伴隨冰雹卻是前所未有。

第二天早上，我讀報紙，發現：除夕夜，越南北部多個省份同時發生了冰雹。河內、太原、富壽、宣光…都記錄到類似現象。

我記得當時有幾位老人說：「七十年了，我才見過這樣的過年。」

更可怕的是：那也是第一批關於一種名為「冠狀病毒」的奇怪病毒開始出現在國際新聞報導上的時候。

那時，沒有人知道將會有一場全球大流行病。但許多人已經沉默了。彷彿一扇門剛剛打開——通向一個前所未見的陰鬱時期。

這些奇怪的天氣現象，通常會被政府和科學界輕描淡寫地解釋。但我感覺到，上天正在向人間發出「信號」…

**沉思**

我靠在椅子上。螢幕上是哭泣著血淚的雕像。深紅的河流。覆蓋在沙漠沙丘上的雪。

我想到那句古老的詩：「天哭。地鳴。山嘯。河赤。」

石之淚。河之血。盛夏之雪。隆冬冰雹。星辰的混亂。生物的絕望。

所有這一切似乎都在共同奏響一曲悲愴的合唱。

它們正試圖告訴我們什麼？

我知道我即將找到答案。但首先，我需要追尋那個詞組的痕跡——「六月飛霜」。

\* \* \*

**第二階段：解碼的鑰匙——「六月飛霜」**

我一動不動地坐在螢幕前。淚流滿面的雕像、血紅的河流、在炎熱盛夏中靜靜降下的雪…所有這些在我腦海中盤旋成一個漩渦。然後我的目光停在了我之前保存的一個詞組上：「六月飛霜」（ 六月飛霜 ）

它以古老的漢字形式，孤零零地躺在一個古語研究論壇的評論區中。作者只留下簡短的一句話：

「六月下雪，只因冤屈已深，感動天地。」

我把這句話讀了第二遍。然後第三遍。一種奇特的感覺在胸中蔓延，彷彿我剛剛觸碰到了一個古老的密碼——不是語言的密碼，而是道理的密碼。

「六月飛霜」。

在我所了解的所有文化中，六月是夏至的月份，是陽光最熾熱、最強烈的時候（對於北半球而言）。雪不可能在那時降落——除非自然秩序被顛倒。上天必須有所感應。宇宙的法則必須偏離。而唯一的原因——就是極大的冤屈。

我開始更具體地探究。「六月飛霜」在東方文化中意味著什麼？它是一個隱喻，還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結果引導我找到了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古典戲曲之一：關漢卿的《竇娥冤》。

她的名字叫竇娥。

一個生於亂世的年輕寡婦，早年喪母，與父親相依為命。當她的父親因貧困不得不賣身為奴償還債務時，竇娥也被賣給一個貧困家庭作兒媳。丈夫早逝後，她與公公孤苦伶仃，相依為命。

在一次不幸的冤案中，一個貪婪的地主為了圖謀不軌，誣陷她下毒，而他才是真正的兇手。儘管沒有證據，儘管她一再喊冤，地方官員仍判她死刑——只因地主賄賂了他們。

行刑前，竇娥站在法場上，仰望天空，懇求道：

「如果我真的被冤枉，請上天為我見證三件事：

一、我的血灑出後不會落在地上，而是會飛向天空。

二、在盛夏六月，天會下起大雪。

三、我死後，此地會連續三年乾旱。」

然後，根據傳說——所有這些都應驗了。

她的血噴出並向上飛。六月的天空突然白雪皚皚。之後的三年裡，天不下雨，地不生長。

這個故事——流傳了數個世紀——不僅僅是一個女人的悲劇。它成了冤屈和天地對不公感應的永恆象徵。從那以後，「六月雪」便成了任何違背常理——卻符合天理的事物的簡稱。

我停了下來，心頭為之一窒。

一個女人，沒有權力，沒有聲音，卻被冤殺。而上天為她流淚。這不再是一個故事。這是一個提醒——道理本來就有眼。

我靠回椅子上，望著天花板。那些畫面又浮現在眼前：

——雪落在撒哈拉沙漠上，將炙熱的沙丘染成白色。

——印度夏季的一場15分鐘大雪，當時人們正在悼念一場災難中的逝者。

——夏季在中國許多地區降雪。

我無法相信那是巧合。

絕不可能。

如果只是極端氣候，為什麼會在如此精確的時間、如此特殊的語境、如此巧合地與「冤氣」的概念吻合？

我再次輸入「六月飛霜」三個字，這次用簡體中文。一系列結果浮現。學者稱之為「感應」現象。一些東方靈性研究者甚至相信，當人心不正，當公義被顛倒時，天地間的正氣就會紊亂。這些異常的自然現象——比如盛夏之雪——並非物理上的紊亂，而是一種道德上的反饋。

我坐直身子。一股靈感突然湧現。我打開筆記本，直接寫下第一行字：

「如果六月能因一樁冤案而下雪，那麼雪落在廣袤的沙漠，落在那些看似乾枯的土地上——這是否是天地為一份無法沉默的不公而發出的吶喊？」

我繼續寫著。

「如果雕像會哭泣，河流會變紅，上天會在隆冬降下冰雹，在盛夏降下雪…那麼，一定有一樁巨大的冤屈正在穿透大氣層，超越宗教、地理和時間的一切阻礙而咆哮。」

第一次，那些原本看似零散的現象開始串聯起來。

——佛像和聖母像流淚——是對人間痛苦的感應。

——血紅的河流——是被冤枉而流、尚未被伸張的血。

——而盛夏之雪——是最明確的跡象：有一樁巨大的罪行正在被掩蓋，而天地正在替那些人發聲。

一個念頭在我腦海中浮現——彷彿不再來自於我：

「不是上天憤怒——而是上天對人類的沉默無能為力。」

我屏住呼吸。

然後打開電腦，重新翻閱舊資料。

我不再尋找現象了。我開始追查那些被遺忘的事件。那些未被公開的迫害。那些被媒體黑暗鎖住的冤屈。

現在，一個問題始終在我腦海中盤旋：

「在我們這個時代，哪種冤屈大到足以讓上天在盛夏降雪？」

那個問題…就是鑰匙。

而我已經將它握在手中。

**第三階段：應用鑰匙並破案**

「如果六月能因一樁冤案而下雪，那麼雪落在沙漠上，雪落在藍天下，雪落在石頭的哭泣和河流的血紅之中——所有這些都必然指向一個無法言喻的巨大冤屈。」

我將這句話寫入筆記本。我的手有些顫抖。因為我開始明白：這不再是「異象」的故事了。這是一場追查。追查這個時代最大的冤屈。

我重新打開所有筆記。開始朝著更深的方向探究：關鍵字如「被掩蓋的迫害」、「良心犯」、「信仰鎮壓」、「無主屍體」。最初的結果是混亂的——數百個名字，數千起事件。但隨後，一個詞組卻反覆出現：法輪功。

我停住了。

我曾讀過不少關於法輪功的資料，特別是其信仰和修煉的道德層面。但這次，我決定從頭開始查閱——就像一個記者正在重新審視一樁自己曾以為已瞭然於胸的大案。

不是為了驗證信仰。而是為了將所有真相串聯起來。

**什麼是法輪功？**

它並不像那些誤導性報導曾經宣揚的「邪教」。我曾親眼看過紀錄片：數百人在公園裡煉功，默默地打坐，清晨的陽光灑在他們平靜的臉上。沒有口號，沒有政治。只有輕柔的動作和三個被強調的字：真—善—忍。

法輪功於1990年代初期在中國興起，因其帶來的健康和道德益處而迅速傳播。到1990年代末期，估計已有七千萬到一億人修煉。這是一個巨大的數字。大到讓中國當局開始擔憂。

然後，就像一陣毒風掃過，鎮壓從1999年7月開始。

**震驚的問題**

我寫下了：

——為什麼一個溫和的氣功功法會被視為「國家威脅」？

——為什麼那些只不過是打坐的人會被酷刑、監禁，被稱為「思想犯」？

——而為什麼，根據許多證人和調查人員的說法，他們竟然成為「人體器官產業」的供應來源？

我繼續閱讀國際文獻。一份由加拿大前亞太地區國務卿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和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合著的報告，彙集了超過五萬頁的調查文件，關於中國活摘器官的活動。報告得出了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結論：「這個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罪行。」

我驚呆了。

**器官訂購——與生命的代價**

我開始進行事實核查。在西方國家，等待腎臟移植通常需要6個月到幾年。肝臟和心臟則更久。但在中國，根據地下醫療組織和醫療旅遊機構的宣傳資訊，等待時間僅需幾天到幾週。

為何會有如此駭人的差異？

一位人權醫生在一次採訪中回答：

「因為在中國，他們擁有活體器官庫。一旦有『訂單』，他們就對已儲存血液資料的囚犯進行配型檢測，選出合適的人，然後殺害——摘取器官。」

我感覺像是被迎面痛擊。活體器官庫？可能嗎？

然後我讀到一段證詞：

「我曾是勞教所的護士。他們對法輪功學員進行血液檢測，但從不治療任何疾病。只是收集器官信息。」

「之後，一些人『消失了』。沒有人知道他們去了哪裡。家屬沒有接到死亡通知。沒有屍體。沒有葬禮。」

我閉上眼睛。神聖雕像流淚、河流之血、盛夏之雪的景象…現在浮現，成為一場非傳統大屠殺的無聲證據——不是用槍彈，而是用手術刀。

**人體展覽——與被商業化的邪惡**

另一個令人不安的細節：人體「塑化」展覽。

2018年，一位名叫索菲亞·貝爾（Sophia Bell）的記者在胡志明市參觀了這樣一個展覽。這個展覽名為「人體奧秘」（Mystery of Human Body）。她震驚地看到一具懷孕女屍被剖腹，露出七到八個月大的胎兒。沒有捐贈來源，也沒有親屬的同意。後來，她發現：

——這些屍體都來自中國。

——塑化工廠成立於1999年之後——與法輪功鎮壓開始的時間吻合。

——創始人是德國人岡瑟·馮·哈根斯（Gunther von Hagens），但他將工廠設在大連，那裡有一個大規模的監獄。

然後，碎片開始串聯起來。

「珍貴的器官已被活摘販賣。剩下的屍體——被塑化，用於展覽。」

「受害者——在被殺害之後——繼續被再次羞辱，以科學和藝術之名。」

**難以置信的數字**

我繼續閱讀。

《大屠殺》（The Slaughter）一書的作者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估計，在2000年至2008年期間，有65,000名法輪功學員被殺害以摘取器官。這個數字在之後的幾年，加上其他同樣被針對的民族和宗教團體，可能達到數十萬人。

我幾乎無法相信。但我無法否認。

我核查了醫院數據、移植案例數量、病床數量、醫生數量…所有這些都顯示：官方公佈的器官移植案例數量遠遠超過他們可能擁有的合法器官來源。

於是我明白：最大的冤屈不在法庭上——而在於那些被沉默地剖開的身體裡。

**回到那些神聖的雕像，那些石頭的眼淚**

我回顧舊的筆記：

——秋田的聖母像流血101次。

——高雄的觀音像在農曆七月十五流淚。

——四川地震紀念儀式上飄雪。

——德州一條小河染成血紅色——就在一位調查員發布關於中國器官移植報告之後。

可能嗎？

我不敢斷言。但我無法擺脫這種感覺：大自然正在替那些無法發聲的受害者說話。

**無聲的宣判**

我回想起受害者家屬劉思遠先生說過的話：

「當我知道我女兒被活摘器官時，我以為那是殘酷的極限。但當我知道女兒的遺體可能被拿去塑化、展覽、商業化…我才意識到他們的邪惡沒有底線。」

那句話讓我毛骨悚然。

我曾是一名記者。我曾以為我已經見識了所有類型的罪惡。但今天，我意識到：有些事情無法命名，無法寫成報告，無法歸入任何法律類別。它們只能被稱為：反人類罪。

**最後的話——但不是結束**

我從椅子上站起來。望向窗外。天空湛藍。沒有雪。但我心底卻像剛下過冰雹一樣冰冷。

我知道，我再也回不去了。

我將會書寫。不僅僅是文章。而是一份起訴書。

一份良心的起訴書——獻給那些曾經沉默的人。也獻給那些仍然想活得彷彿六月不會下雪的人。

**藏字石與上天的審判**

如果血未得昭雪，大地便會發聲。如果哭泣聲不被聽見，石頭便會書寫。如果公義不被伸張，上天便會出手。

我曾以為我所收集的一切——神聖雕像流淚、河流化為血色、盛夏飄雪——已是極限。但隨後我接觸到另一個故事。它不從天降。也不隨水融化。而是從石頭中顯現。一塊古老的巨石，靜臥了數億年，突然裂開，顯露出…一份判決。

它名為：藏字石。

**一次山體滑坡揭示了一份宣言**

2002年，在中國西南部貴州省平塘縣掌布鄉，發生了一次小規模的山體滑坡。當地村民前去查看，發現一塊巨大的岩石裂成了兩半。奇特之處不在於滑坡本身，而在於新裂開的岩石內壁：有一行六個漢字，深深地刻入石灰岩層中：

「中國共產黨亡」

這行字並非人為刻鑿。沒有任何人工痕跡。根據中國地質學家的研究結果，這塊岩石的地質年代約為2.7億年——屬於二疊紀。

一個異常現象。一個跨越時空的訊息。

起初，地方官員表現得相當…熱情。他們稱這塊石頭為「藏字石」（即「藏有文字的石頭」），允許展示，設置導覽牌，甚至印製宣傳冊。但隨後，一個更為奇特的現象出現了：在官方文獻上，他們刻意刪除了「亡」字。也就是說，他們只記錄為：「中國共產黨」。但親臨現場的人們卻清楚地看到：「亡」字最清晰、最深邃，且無可辯駁。

當局悄然停止了宣傳。記者被禁止報導。但獨立學者、當地民眾，甚至遊客都及時拍下了照片、影片，並將消息發布到國際論壇上。於是，現代最為壯觀和危險的異象之一被揭示：上天用石頭書寫了判決。

**撕裂歷史的裂痕**

巨石裂成兩半：一邊是「中國共產黨」，另一邊是「亡」。裂開的結構就像被雷射切割過一樣，乾淨利落。對許多人來說，這只是一個有趣的地質現象。但對我而言——在經歷了哭泣的雕像、反常的雪，以及血色河流之後——我不再將它視為普通的石頭。我看待它，如同一個起訴書。一份來自上天的誓言。

中國——這個擁有數千年歷史的國家，朝代更迭，來去匆匆。但從未有過任何一種力量，能讓大自然如此發聲。「亡」字——根據古漢語文化——不僅僅是政治上的「滅亡」。更是亡本、亡德、亡命——即道德和命運的徹底毀滅。

**上天已書寫——以無人能曲解的語言**

在人類歷史上，曾有過用文字、繪畫、天文、隱喻來預言的先例。但一塊2.7億年的巨石，無人書寫，無人觸碰，無人能抹去，卻承載著六個筆畫精確、意義清晰得令人畏懼的字——這超出了任何巧合理論所能解釋的範疇。

我坐在螢幕前，放大每一張藏字石的照片。我比對刻痕、侵蝕程度、岩石結構。我甚至閱讀了國家地質學家的反駁文章——但所有這些都避開了主要問題：「為什麼是那六個字？為什麼如此清晰地像一份宣言？」

沒有人回答。

**天誅逆道者**

我開始搜尋古籍中的引文。那些預言，那些讖語。我發現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巧合。

「天生民以養道。逆道者，天誅之。」

（上天生民，是為讓他們順應大道。違逆大道者，上天必誅之。）

這句話出自中國古代的訓誡。我也在《尚書》中找到一段記載：

「天之見，如反之若。」

（上天之眼——如同水中倒影。無人能遮蔽。）

我回想起數百份關於活摘器官的報告。我回想起那些無來源的塑化屍體。我回想起那位名叫劉思遠的父親，手握女兒的遺照，哽咽著說：「我以為我已經了解了邪惡。但我錯了。我太天真了。」

我還想起祖母曾經讀過的一句古詩：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並非人人都能看見盛夏之雪——但石頭卻無人能否認**

我能想像那個場景：一位遊客站在藏字石前。他讀著那行字。「中國共產黨…亡？」他拍了照。然後被導遊轉移話題。然後被要求離開該區域。然後…所有人都回歸沉默。

但那行字依然在那裡。在石頭中。在歷史中。在撕裂一個國家命運的裂痕中。

並非人人都能看見河流中的血。並非人人都能相信佛像流淚。並非人人都能站在六月的雪中。但無人能否定藏字石。無人能抹去那道刻痕。無人能「起訴」上天。

**亡——是終結，還是最後的警告？**

我寫在筆記本上：

「如果反人類罪未受人類審判，那麼上天將會審判。如果上天的判決已然刻就——以血、以雪、以石——而我們仍舊視而不見，那麼或許我們已選擇站在罪惡的一邊。」

藏字石中的「亡」字可能是一個宣告。但我寧願相信——它仍然是最後一個警告。就像雷電降臨前高舉的手臂。就像天火掃過前最後的告誡。

**第三章結語**

我將這一章命名為《石之淚，河之血》——因為我看到了這些。不是用眼睛。而是用靈魂。用良知。我不是占卜師。也不是預言家。我只是一個記者——一個收集那些被遺忘、被否認、或被埋藏在真相底層的事物的人。

我以一個問題結束了調查——一個我想直接拋向天空的問題：

「當上天已哭泣。當石頭已書寫。當河流已染紅。

人類——還在等待什麼才能覺醒？」

\* \* \* \* \*

第四章

**迷霧中的歌聲**

我循著雕像上的血跡、石頭裡的哭聲、盛夏的雪花，以及無人審判的判決書追尋而來。

我以為我已經有足夠的理由得出結論。但越深入，我越意識到：有一層真相無法用數據或推論來觸及。一層濃霧，無人能用理性的雙眼穿透。

在所有異象、所有警告的背後，有一個在Google上找不到答案的問題：

為何上天不直言？

如果世間正在被審判，如果危險迫近，為什麼那些預言——即使來自覺者——仍然只是模糊的隱喻，迷霧中的歌聲？

我知道我不再是一個收集信息的人。我已成為一個在迷茫中尋求光明的人。不是透過疑問，而是透過一顆誠摯的心。

我需要明白——不是為了寫文章，而是為了找到出路。

於是，我開始踏入一片新的水域——那裡濃霧瀰漫，但音樂仍然在虛空中迴盪。

\* \* \*

**一個信徒的掙扎**

我不再是調查案件的記者。不再是那個搜集數據、熱切質疑、一層層揭開真相的女人。我身處一個截然不同的地方。一個非常寧靜的河岸，那裡濃霧彌漫，每一步不再由邏輯引導，而是由內心深處的一個呼喚。

我開始閱讀預言——不是抱持懷疑的態度，而是帶著一種謹慎的敬畏。就像一個孩子，循著星星的低語。

我找到了諾斯特拉達穆斯（Nostradamus），那位16世紀黑暗時期法國著名的預言家。我翻閱他留下的神秘四行詩——那些迂迴難懂、如同迷宮般的詩句。他不像一位預言家那樣直接書寫。他寫得像一個受禁令約束的人，一個看見光明卻不得不將其描繪在黑暗中的人。

接著我讀到瑪瑟·希普頓（Mother Shipton），那位傳奇的英國女預言家。她的預言相對簡樸——那些民間歌謠般的韻文，易於記憶，但仍蒙著一層朦朧。我思考著：「這是否是所有預言家的共同特點？是否所有預見未來的人都必須如此曲折地表達？」

我沒有停下。我找到了阮秉謙的《狀呈讖》（Sấm Trạng Trình）。那些充滿象徵意義的詩句，例如：

「東海萬里伸手 / 紅馬渡海日夜捲兵…」

——聽起來像詩，像夢，但所有人都相信它預示著越南民族的未來。

然後我讀到一句曾讓許多世代不寒而慄的讖語：

「十人死七剩三，死二剩一始太平。」

起初，我以為那是一種誇張的說法。但隨後——在我繼續查閱東方預言的過程中——我遇到了《推碑圖》，一部據傳是明朝天才軍師劉伯溫的作品。其中有一段寫道：

「十室九空，白骨蔽野。」

我又一次看到了同樣的模式：警告一場將在時代新生之前淨化人類的巨大劫難。不僅僅是越南。不僅僅是中國。來自不同文化——跨越時間和地理——的預言卻異口同聲地警告著一場最終的考驗。

我繼續尋找《推背圖》——一部預測未來的絕世之作，包含60個卦象，由唐代李淳風和袁天罡所留。每個卦象都包含一幅奇異的圖畫、一首晦澀的詩，以及被視為「時間密碼」的符號。越讀，我越感覺自己漂入一個玄妙的世界——充滿隱喻，充滿徵兆，卻沒有一句直言。它們不像答案。它們像鐘聲——只有心足夠寧靜的人才能聽到。

然後，我觸及了《聖經》中的預言——尤其是《啟示錄》。我RNG冷閱讀關於數字666、野獸以及充斥世間的災難。但為何一切仍然如此模糊？沒有名字。沒有明確的時間點。沒有任何清晰的指引，讓人們可以說：「就是這裡了。就是這個時候了。這就是徵兆。」

我想到佛經中描述的末法時期——眾生迷亂，道德敗壞，修煉人受迫害。但仍然是隱喻的畫面：「黑太陽」、「逆流之水」、「隆冬開花」…

我開始感覺自己被一層知識之霧所籠罩——這霧不寒冷，卻讓所有理性的努力變得笨拙。我自問：

「為什麼是迷霧中的歌聲？如果危險已迫在眉睫，為什麼覺者們不更清晰地發聲？如果慈悲是為了救度眾生，那麼道路為何必須隱藏在黑暗中？」

我不生氣。我不抱怨。但我掙扎。一個信徒真切的掙扎。

我知道，像諾斯特拉達穆斯或希普頓這樣的預言家仍然是人——儘管擁有特殊能力，但仍然受限於語言和環境。但當我讀到那些被認為是直接來自上天——來自上帝、來自佛陀、來自覺者們——的預言時，我的掙扎變得更為深刻。

「如果那些話語來自上天…那麼為何也如此模糊？難道…存在某種法則，某種原則，迫使祂們必須隱藏真相？難道…正是這種不清晰性，才是這個宇宙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坐在桌前，黃色的燈光灑在木桌上。桌上堆著一疊預言的影印本。我無法完全理解。我無法解讀。這是第一次，我放下了努力分析的念頭。

我拿出紙筆，寫了一段話，彷彿是寫給一位我從未見過，卻開始信任的神祇：

「我沒有責怪您。但我正在努力理解。如果預言不清晰是因為我仍處於迷茫中，請幫助我在那團迷霧中找到光明。我不想評判。我只想理解。」

我身上發生了一件奇特的事：掙扎不再帶有尋求真相者的焦躁色彩，而是開始轉化為一個求道者的謙卑。我不再問「為何您們不說清楚？」，而是開始問：「如果您們沒有說清楚，我是否有足夠的資格去理解？」

這個問題將我引向一種神聖的寂靜。我明白，如果想走得更遠，我不能只用頭腦——我必須用心靈。

就這樣，我走入了迷霧。

\* \* \*

**沉思與祈禱**

在沉浸於預言和那些關於哭泣的雕像、血色的河流、盛夏之雪的激烈夢境之後，我陷入了一種奇特的狀態：既不絕望，也不歡喜。只是一種輕柔的空無。彷彿我的心智，在窮盡理性之後，終於願意停下來。

我不再搜尋Google。不再像偵探一樣追尋線索。我只想靜靜地坐著。

或許當人們停止尋找答案時，心才會真正開始提問。

我來到市郊的一座小教堂。並非因為我是天主教徒，而是因為那是我所知道唯一能給我一個安靜、神聖、不受打擾的空間的地方。我坐在那裡——在彩色玻璃窗朦朧的光線中，在那些被歲月磨損的長木椅之間。在我上方是受難的耶穌形象——不再是一個陌生的宗教符號，而是一個曾經警告過人類，並被釘上十字架的人。

我抬頭凝視，輕聲問道：

「如果您的話語是真理，為何您不說得更清楚，好讓我們不再迷惑？」

沒有回答。只有燭光搖曳，彷彿隨著世界的每一次呼吸而顫抖。

我拿出一本小筆記本，寫下幾行字，彷彿是在給上天寫信：

「我正在努力理解，但我的心智似乎不足。如果您真的存在，如果您的慈悲是真實的——請以我的心能夠感受到的方式教導我。」

那不是華麗的禱告，也不遵循任何儀式。只是一個站在光明與黑暗邊界的人，真誠的心聲。

接下來的幾天，我多次回到那座教堂。有時我只是坐在那裡一個小時，什麼都不想。有時我讀幾頁《聖經》，並特別記下那些讓我深思的句子。有一次，我讀到一句話：

「因為凡看見光的，就不再是行在黑暗中的人。但那看不見的，仍然需要憑信心而行。」

我合上書。光明…與信心。一個非常微弱的聲音在我心中響起：

「如果一切都看得清楚，那又何需信心？」

我愣住了。難道正是這種事先不知、這種模糊不清——是經過刻意安排的嗎？

我突然想起《舊約聖經》中的一個小故事，關於一位國王曾被先知預言，如果他不改變統治方式，一場大旱將會降臨。國王因預言而恐慌，用盡一切辦法「避旱」：強制民眾遷徙，獻上祭品，改變農時…但正是這些輕率的干預行為導致了混亂，並使災難更快降臨。

我合上筆記本。在我心中，形成了一個新的問題：

「絕對的預知——真的會是一種福氣嗎？」

如果你確切知道自己哪天會死，你能活得充實嗎，還是會被宿命困擾？

如果你知道誰會背叛你，你能真心愛他們嗎？

如果你確信災難會降臨，你還能每天保持平靜和善良嗎？

我開始明白：或許，正是因為上天的慈悲，才沒有讓我們完全知曉一切。

難道這正是慈悲的一種形式嗎？

一個傍晚，我走出教堂，天氣微涼。輕霧飄過路燈。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獲得「啟示」。但我感覺有些東西正在改變。彷彿我內心的邏輯外殼正在龜裂，而從內部，一個非常脆弱——卻又非常真實——的東西正在甦醒。

我不再問「為何您們不說清楚？」，而是開始自問：

「如果我是一位神聖的存在，愛著人類，希望他們自我成長…我會揭開迷霧嗎？還是會讓他們學習用內心之眼去看？」

\* \* \*

**頓悟時刻 (The Epiphany)**

一個早晨，當太陽還未完全升起，我決定到家附近的公園散步。沒帶筆記本，也沒帶手機。只是一雙軟鞋和一個靜靜敞開的心靈。

碎石小徑上仍留著露水。樹葉濕漉漉的，反射著黎明的光線，像一片片小玻璃。我緩步而行，什麼也不尋找。什麼也不思考。只是沉默，讓某種東西被允許降臨。

然後它來了。不是以一個想法的形式。而是一個畫面…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的腦海會出現那個場景。但它清晰得讓我停下了腳步。

我「看見」一個小女孩，她是盲人，正在被父親教導如何用拐杖探路。

周圍的環境朦朧不清——或許是一條安靜的小巷，或是一個清晨空無一人的公園。光線不明，但我感受到了空氣中的溫柔——彷彿整個宇宙都在屏息觀察。

父親沒有牽著孩子的手。他走在後面，靜靜地。他的手只輕輕向左引導，或者當他看到前方有障礙物時，身體會稍微傾斜。小女孩顫抖著，緊握著小拐杖，緩慢地邁出每一步。她的視線範圍內空無一物——但她心裡知道：父親就在身邊。

有時小女孩會絆倒。有時拐杖會碰到石頭。但父親沒有衝上前去扶起。他只是走得更近一點——然後輕聲說了一句，不是為了保護，而是為了啟發。

我「看見」他微笑了。沒有悲傷，沒有擔憂。只有一樣東西：愛。

然後——噗！——那個景象像霧中的煙霧一樣消散了。

我僵立在公園裡，心臟輕輕顫動。沒有雷鳴。沒有天使。只是一個畫面。但我知道——那不是想像。

那是答案。

是對於我曾向上天拋出的所有疑問的答案：

為什麼覺者們不說清楚？

為什麼預言總是模糊不清，充滿隱喻？

為什麼是一個沉浸在迷霧中的世界，而不是一條光明大道？

答案就在那根拐杖裡——以及那個沉默的父親身上。

我開始明白：

上天並未缺席。祂就在身後。

祂沒有拋棄。祂正在默默引導。

那個「迷茫」不是懲罰。而是考驗信仰、開啟內心所必需的帷幕。

如果父親一直牽著女兒的手，小女孩將永遠學不會獨自走路。如果覺者們清楚地指示每一步，那還有什麼選擇的餘地，還有什麼道德品質需要被激發出來呢？

這個世界不是一個容易贏的遊戲。它是一堂課。一個讓靈魂成長的機會。

我坐到附近一張木凳上。心臟仍因那景象的餘震而輕輕跳動。

我不再是記者了。

我只是一個正在學步的孩子——不用眼睛，而是用心靈。

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明白上天為何「沉默」。

\* \* \*

**對「遊戲規則」和慈悲的領悟**

當父親和孩子的身影消失後，我坐在公園那張老舊的木凳上，靜靜地坐了很久。

不再有扭曲的疑問。不再有疑慮。只剩下對領悟的完整感受——彷彿我心中那些零散的碎片最終拼湊成了一幅畫。

我意識到：

世界在「迷茫」中運行，這是一種「遊戲規則」——而不是一個故障。

從《聖經》中模糊的預言，到東方神秘的讖語，抑或是哭泣的雕像、血色的河流、反季節的雪花…這一切都不是「真理的碎片」——而是有目的設計的徵兆，在其中，理解不是來自清晰，而是來自選擇。

信仰的選擇。

善良的選擇。

繼續前行的選擇——即使看不清道路。

我在筆記本上寫下了一行大字：

「宇宙的『遊戲規則』：自由、迷茫與憑信心的選擇。」

這個世界運行在一層迷霧中——不是因為覺者們沒有能力驅散它，而是因為他們想讓人們有機會真正地選擇。如果一切都清晰無比地呈現，那還有什麼空間給予功德、給予覺悟呢？

父親在孩子跌倒時沒有跑過去抱起她——不是因為他缺乏愛，而是因為他明白：

愛不是永遠的庇護，而是教導如何站起來。

同樣，我也明白了神佛的慈悲並不在於揭開迷霧，而在於祂們沒有讓我們獨自置身其中。

祂們賜下了教誨，派遣了聖人，啟示了徵兆——那些「迷霧中的歌聲」——以引導道路。但能否辨識，能否跟隨——則取決於每個人。

我回想起耶穌的教誨：

「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我想到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打坐，不僅是為了自己覺悟，也是為了後世的修行者留下法門。

我還想到古老文明中的「迴響」——從埃及的金字塔到瑪雅文化的石碑——所有這些都像是神在時間長河中留給人類的「神聖編碼」。

我在筆記本上又劃了一行：

「慈悲不代表代人前行。慈悲是指出道路、是等待、是相信人能夠前行。」

在回家的路上，我看到一個約莫四歲的小女孩正牽著她的兒童腳踏車。她的媽媽走在旁邊，緩緩地牽著她的手。然後媽媽停下來，彎下身，在女兒耳邊輕聲說了些什麼。小女孩點點頭，然後爬上腳踏車。她的媽媽放開了手。

我沒看到小女孩有沒有跌倒，因為我拐進了另一條路。但我知道——那一刻，她們兩個都成長了。

那天晚上，我又在日記裡寫道：

「我明白了。世界存在於『迷』中並非一種懲罰，而是一個由創世主安排的『遊戲規則』。無限的慈悲並不在於為我們揭開迷霧，而在於祂沒有把我們獨自留在其中。祂賜下了教誨，神聖的指引，如同靈魂的羅盤。迷霧是考驗。而那些教誨才是道路。至於能否找到並遵循這條道路，則完全取決於每個人的信念和向善的選擇。」

我合上日記。心裡不再茫然，而是充滿了一種靜默的感激。

我生平第一次明白：

宇宙的模糊性並非障礙——而是一種恩惠。

一種讓每個靈魂都能夠自行選擇並前行的恩惠。

一種讓光能夠被找到的恩惠——由那些真心尋求的人親自找到。

\* \* \* \* \*

第五章

**迴響的層次**

我已明白為何道路沒有預先繪好。

我已知道迷霧並非懲罰——而是衡量每個靈魂信心與善良的遊戲規則。

但如今，當我開始追尋那些「迷霧中的歌聲」時，一個新的現實浮現了：

並非所有的迴響都來自神。並非所有的預言都是光明。

在無數的夢境、讖語、經文、預言之間…何者為真？何者為假，或更糟——是為誤導而製造的幻聽？

若有神，則有魔。若有光明，則有黑暗。

我知道我需要的不僅是直覺。我需要一套參照系，一個篩選器——以在這預言之河中辨別真偽。

**對相生相剋原理的領悟：**

我獨自坐在小房間裡，夕陽透過窗戶灑落，將堆疊的老書染成金黃色——其中有東方的讖語、西方的預言，還有我自己的密密麻麻的筆記本。我花了數週，甚至數月，沉浸在那片文獻的海洋中，帶著一種熾熱的渴望：找到真相，或至少在「時代迴響」的混亂中找到某種秩序。

然而，讀得越多，我越感覺自己像是在一個水的迷宮中游泳。預言層層疊疊，符號語言體系模糊不清，各種來源的聲明——每個都自稱是真正的預言。我感覺自己被數百股風吹得團團轉，不知何為北，何為南。

「我曾以為，只要有足夠的信息和足夠的時間，我就能找到規律。但不是…我就像一個迷失在迷宮中的人，越是努力分析、解釋，我越覺得一切都更加模糊。」

正是在那個困惑的時刻，我決定停下來。我停止閱讀預言，轉向內心的寧靜：花時間重新閱讀我長期以來一直深懷敬意的法輪大法經文。

以前，我曾聽說過「相生相剋」的原理。但我只把它理解為一種神秘、模糊的東方概念。直到我進入靜心閱讀法輪大法經文中的講法時，我才第一次看到這個原理的全貌。我明白，那不是一個理論，而是宇宙真實運行的法則——哪裡有正，哪裡就必有邪；哪裡有真，哪裡就必有假；哪裡有佛，哪裡就必有魔。

我震驚地意識到：不可能所有自稱為「預言」的話語都來自同一個源頭。在那混雜的洪流中，肯定有清水，但也肯定有濁水。問題不在於盲目相信或不相信，而是必須具備智慧去辨別。

「如果我沒有一個清晰的心靈篩選器，我將永遠是預言森林中的迷失者，不知道自己正在循著光明的羊腸小道，還是黑暗的蹤跡。」

由於法輪大法的原理啟發了我的思維，我不再以尋找唯一答案的心態去接觸預言，而是以一套多層次的篩選器，基於宇宙的道理，一步步地在末世浩瀚的預言之海中辨別真偽。

\* \* \*

**不再適用的流向**

在開始通過我從法輪大法經文中領悟到的法理而明白相生相剋的原理之後，我感覺自己心中逐漸形成了一個新的「篩選器」。我不再像以前那樣被每一條預言所牽引，而是開始想要重新整理我所讀過的一切，以便仔細篩選。

首先，我選擇回顧那些不再適用的流向。不是因為它們是錯的，而是因為它們在當前的環境下不再正確。

我回想起曾經沉迷於東方預測方法的一段時期：易經、相術、紫微斗數、五行…我鑽研了它們數月，但卻沒有具體明白什麼。

然而，我越讀法輪大法經文，就越清楚一件事：那些方法只有在宇宙仍然按照熟悉的週期運轉時才能有效運作。

我在筆記本上寫道：

「易經沒錯。但它就像一台古老的機械——精巧，齒輪繁多，但只在宇宙按照其正確週期運行時才能良好運作。如果天地正在轉變到一個史無前例的階段——如末劫時期——那麼那些舊公式就會混亂。就像在氣候變化的時代，用農民曆來預測天氣一樣。」

我稱之為「輪迴誤差」現象。那些舊公式，儘管過去曾經正確，卻不能用來解讀人類歷史上一個全新的階段，當天機已被遮蔽，宇宙的各個層次正在深刻轉化之時。

此外，我還從我所領悟到的法理中，認識到另一個關鍵點：這些古老預測方法的結果，還取決於使用者的心性與道德狀態。如果一個人的心沒有達到純粹的無私，而讓心被名、利、求僥倖等雜念所玷污…那麼結果就容易被扭曲。

「一個占卜卦象並不能客觀反映未來本身。它同時反映了解釋者內心。」

而在當今這樣一個紛亂的時代，我明白解釋者的純淨是極其罕見的。

我不否認那些古老的價值。我仍然對易經和各種傳統玄學抱持敬意，視其為巨大的智慧寶庫。但同時，我也明白：它們不再是引導我穿越當前混亂區域的合適地圖。

「我不再尋找卦象背後隱藏的線條。我正在尋找一道直接照進我心靈的光。」

我需要真實、直接的來源，不通過形象的解釋或古老的符號體系。那些來源本身就帶有道德的震撼，清晰的慈悲信號，讓讀者無需推理就能感受到心靈的震撼。

「我不需要另一套公式。我需要一聲警醒的號角。」

抱著這樣的心態，我準備進入下一個部分：尋找那些可靠的流向——那些我感覺「真金」仍在預言之河中閃爍的地方。

\* \* \*

**三條可靠的流向**

當懷疑的塵埃落定，我開始意識到：在預言的混亂海洋中，仍然有一些流向散發著奇異的光芒——一種純潔、寧靜，並能深刻觸動內心的力量。它們不是喧囂的訊息，也不是關於權力或奇蹟的承諾，而是那些讓我覺得自己更謙卑、更清醒的迴響。

我開始分類。不是用理性，而是用一種深刻的沉思——我從法輪大法中學到的東西為我提供了一個「內在標準」來進行對照。我不再根據預言的具體程度來判斷，而是根據它觸及聽者靈魂深處道德層面的方式來判斷。

最終，我確定了三個值得信任並應專注的預言流向。

**首先，直接啟示——最純淨的水源**

這些是記錄在各大宗教原始經文中的話語，例如《聖經》、《佛經》或世代相傳的古老經典。它們不以一般的「預言」形式出現，卻蘊含著警告、異象，以及因果與天意的運行原理。

「我明白：如果一段教誨是由神直接賜下，那麼它就是黑夜中的燈塔。那些文字不僅僅是為了預測，更是為了救贖。」

當我閱讀《聖經》時，我不僅看到過去的故事，更彷彿聽到來自歷史彼岸的呼喚。當我閱讀《金剛經》或《法華經》時，我感覺自己正被引入一個超越時間的智慧境界。

我將這些話語作為對照的標準。如果一個預言與這些經文中的原理——特別是與道德、慈悲、謙遜的標準——相矛盾，那麼我就知道，它不可能來自神。

**其次，歷史上的預言家——智慧積澱的河流**

我不得不提及人類歷史上那些偉大的預言家——那些不自稱為教主，卻留下了許多世紀以來令人驚訝的應驗預言的個人。

諾斯特拉達穆斯（Nostradamus）。瑪瑟·希普頓（Mother Shipton）。諸葛亮。劉伯溫。還有許多其他人。

「他們的話語就像古老的地圖：線條模糊，道路斷裂，但山脈和深淵的輪廓依然可見。」

我並不將他們視為絕對的來源。但我觀察——並注意到一個共同點：他們預言的目的都不是為了讓人們害怕，而是為了警醒道德。

例如，劉伯溫關於「末世，無道德之人將無立錐之地」的預言讓我戰慄——並非因為它威脅，而是因為它警醒。

「一個值得信賴的預言不是預測精準到小時的話語。而是一句喚醒人心的話。」

我單獨將這些預言家標註為歷史觀察的里程碑——以便我能對照查看：他們看到了什麼？而哪些真正吻合了？

**第三，透過特殊管道的啟示——夢境與出神狀態**

這是最複雜的一類。

我曾對那些聲稱「夢見世界末日」或「在催眠狀態下聽到天界訊息」的人深感懷疑。但後來，我遇到了一些無法簡單解釋的案例。

埃德加·凱西（Edgar Cayce）——一位平凡的美國人，躺下後說出自己醒來後卻完全不記得的事情。他的許多預言都明顯應驗了。

龍樹諒（Ryo Tatsuki）——一位低調的日本畫家，曾在90年代出版了一本圖畫預言集。幾乎所有的畫作都應驗了日本和世界的重大事件。

「我並不容易相信。但我也不敢輕易否認。因為如果這些是從特殊管道灑下的光芒，那麼我因偏見而拒絕傾聽，無異於對一線希望關上大門。」

我將這一類視為「輔助信號」，需要仔細對照和驗證。如果他們傳達的訊息符合我所領悟的法理，鼓勵人們向善、保持道德，那麼我暫將他們歸入「值得深思的啟示」類別。

如果相反——即使在事件時間上看似正確——卻給聽者帶來恐慌、崇拜權力，或鼓勵極端行為…那麼我就知道，那並非來自光明。

我坐下來，看著我的分類圖：三條流向。一條純淨。一條積澱。一條隱秘。

它們各不相同，卻匯聚於一個共同點：喚醒良知。

「我不是在尋找一個知道所有未來的人。我正在尋找一個提醒我我是誰的人。」

我感到輕鬆了。真偽已然辨明。現在是時候深入這些流向，傾聽它們——它們是否都指向同一個方向？所有那些迴響，當它們並列時，是否都在講述同一個故事？

我知道，答案只有在我保持清醒和一顆足夠純淨的心才能聽到。

在完成預言來源的分類表之後，我坐了很久，看著眼前鋪展開的筆記。它們就像一條條小河，正一同匯入一片我尚無法命名的深水區。神聖的啟示。古老的地圖。無人解釋的夢境。

我不再覺得自己是一個「尋找答案」的人。我正在傾聽。

然後，一個新的問題出現了——非常輕微，卻又迴盪不休：

「除了那些崇高的來源，天意是否也可能透過完全平凡的管道傳遞——透過普通人、歌謠、古老童話，甚至看似無名的對話？」

我忽然想起曾經讀到的一段經文中的教誨：

「真理不總是在高山之巔。它可能在田野裡，在市集上，在一位貧窮母親的搖籃曲中。」

我開始感覺到一件事：如果天意真的想傳播到各階層、各種文化、各個年齡層——那麼，或許它必須以最簡單、最普遍的形式播撒。

不僅僅透過預言家。還透過口頭相傳的歌謠、民間故事、學童歌謠，甚至是一個無名之人的夢境。

於是，我決定擴大我的調查方向。我不再只讀古籍，我將傾聽人類集體記憶中記錄的迴響——來自民間深處的信號。

我還不知道會找到什麼。但我相信，只要人心還足夠純淨，真理就能在任何地方顯現。

我已辨明金與銅。現在，是時候聆聽田野裡的歌聲了。

\* \* \* \* \*

第六章

**來自市集的迴響，母親的搖籃曲**

**發現一：「大智若愚」的原理——真理的偽裝**

我已習慣那些以簡潔、模糊、隱喻的方式寫在古籍或宗教經典中的預言。但這一次，我開始關注另一個地方——一個我以前從未視為真正「來源」的地方：民間文化。越深入，我越意識到，天意不僅隱藏在經文中或預言者的話語裡——它也被巧妙地掩蓋在看似微不足道、無名的事物中。

其中一個讓我駐足最久的原理，便是「大智若愚」——擁有偉大智慧的人，常以憨傻、平凡，甚至瘋癲的姿態隱藏自己。

我從濟公這個人物開始——中國佛教著名的「癲僧」。一位吃肉喝酒、頭髮蓬亂、赤腳到處走，常像個傻子一樣說笑的和尚。但在那怪異的外表下，卻是一顆超凡的內心，擁有神通廣大和無邊無際的慈悲救苦能力。他救人、除魔、感化權貴——而這一切，都在世人的懷疑和嘲諷中進行。

我想像一個場景：如果濟公今天出現在紐約市中心，衣衫襤褸，說著古怪的話，會有人認出他是得道高僧嗎？

從亞洲，我轉向西方。我找到了第歐根尼（Diogenes）的形象——這位苦行僧哲學家住在一個木桶裡，白天卻提著燈籠在雅典廣場上走來走去，說他在「尋找一個真正的人」。一個瘋子？還是一位悖論大師？

接著我讀到關於「隱士」的記載——那些以癡傻的外表遊走人間，以避免嫉妒、迫害，不讓任何人阻止他們做正確的事。他們生活在世間，卻不被世人認出。

於是，這讓我思考：如果神想考驗人心，如果祂想知道誰能真正辨識黑暗中的光明，那麼最完美的方式，就是將真理隱藏在一個容易被世人輕視或忽略的外殼下。

我在日記裡寫道：

「我領悟到一個深刻的原理：真理從不像一顆光彩奪目的鑽石般在市集中炫耀。相反，它常披著樸素、邋遢，甚至怪異的外衣。那是保護層，是考驗心靈的鏡子。真心誠意的人會認出內在的光；只會用世俗眼光判斷的人，只會看到一個瘋子。而這正是覺者們的用意。」

我不再用簡單的眼光看待那些「與眾不同」的人。我開始傾聽那些流浪歌手的歌聲，奇異的童話故事，甚至是街頭巷尾的隻言片語——因為說不定，在世俗的喧囂中，有來自上天模糊的呼喚，正隱藏在最平凡的姿態中。

\* \* \*

**發現二：傳說「殺刀人」——主動的信仰考驗**

在參悟「大智若愚」原理之後，我開始更深入地探討民間傳說中帶有預言元素的傳播形式——特別是那些並非偶然出現，而是有明確目的的案例。我發現了中國古代文化中一個奇特的形象：「殺刀人」。

字面翻譯，「殺刀人」的意思是「持刀殺人者」或「用刀行兇者」，但根據俗語，也可能暫時被理解為「走街串巷的賣刀人」。然而，在古老傳說的語境中，這不僅僅是一種職業 — 而是一個來自天上的信使的隱喻，一個主動攜帶信息並進入世間傳達信息的人。

我讀到了這樣一個故事：

在一個朝代末期，有一個男子身穿粗布衣，背著一筐刀，走遍市集叫賣：「刀啊，磨好了的刀，鋒利得能切水！」但當有人走近要買時，他卻微笑道：「我只把刀賣給敢於聽聞奇事的人：當太陽從西方升起時，那天請把刀帶到東城門——你就會明白為什麼。」

大多數聽眾都嘲笑他瘋了。但有少數人默默記住了那句話。多年以後，當戰亂發生時，正是這群人因為相信那句話，才得以避免滅頂之災。

我讀完之後，心中充滿感動。這個預言不僅僅是「預測未來」，更像是一道考驗心靈的門檻。不是所有人都看得到它。而看得到的人，也不是所有都敢相信。但對於那些心懷真誠並將這份信念珍藏在心裡的人——那正是他們渡過災難的「通行證」。

我停下來，在筆記本上寫道：

「我明白了。訊息不只是內容，更是一種考驗。救贖並非來自於我們理解了多少，而是來自於一個最初的念頭——一個微弱卻足以讓我們不致倒下的光芒。對看似荒謬之事物的信任，正是跨越巨流的條件。」

殺刀人的傳說還進一步闡明了一點：使者的行為是主動的。他們不等待世人來問，而是自己走入人間，混入人群，說出奇異的話語，播下一個暗示——然後轉身離去。至於誰能認出，誰不能，那都是因緣和心意使然。

這讓我無比敬佩。如果覺者們真的派遣使者下凡，那麼他們不公開顯現神蹟，可能並非受限於什麼，而是因為：他們尊重每個生命的自由選擇。

真理從不強加。它只是輕輕地、悄悄地出現，然後看看誰的心足夠真誠，能夠認出它。

我開始相信，在每個時代，或許總有「殺刀人」默默地行走於人世間，攜帶著來自上天的訊息——卻沒有人注意到。而如果我們錯過了，那錯不在於他們沒有警告，而在於我們不夠謙卑去傾聽。

\* \* \*

**發現三：驚訝於「預言童謠」——天機的自然散播**

如果像「殺刀人」這樣的使者是主動傳遞訊息的形式，那麼我接下來的發現幾乎讓我屏息——因為它超越了我所知道的所有傳播策略：「預言童謠」。

起初，我只是單純地研究東亞兒童的口頭遊戲，作為文化研究的一部分。但後來，在一篇關於民間文學的考證文章中，我遇到了一個讓我毛骨悚然的例子：

「上山遇到龍，

下田遇到王，

何時市集冷清如廟宇，

飢民遍野呼天亡。」

這並非一首隨意編造的歌謠。它是明朝末年在華北地區廣為流傳的一段童謠。而據歷史學家考證，這些看似兒戲的歌謠，精確地應驗了明朝滅亡之時：歌謠中的符號反映了政治動盪、糧食危機，以及朝代更迭。

我震驚了。

不僅因為應驗的程度，更因為傳播的方式：這是一首兒歌。沒有明確的來源，沒有作者，沒有正式的收藏地。它只是被單純地唱出來，口耳相傳，自然擴散——透過那些天真的孩子。

作為一個曾經從事專業傳播的人，我必須承認：我從未見過如此有效，又如此免疫於審查的方式。

我在筆記本上寫下我的思考：

「這些童謠的作者是誰？無人知曉。或許是匿名的修煉者，也或許是受點化的純潔靈魂。但正因為不明確的來歷，它們才不被束縛。它們自生自長，自發傳播。它們不需要網路，不需要出版社，不需要任何背書。它們只需要一張會唱歌的小嘴，一對會聽的稚嫩耳朵，和一個天真的孩子。於是天機就這樣世代相傳。」

我想到這種機制完美無缺，不禁感到不寒而慄：匿名、無污染、自我再生。那是天真中的天才，是一個由上天設計的信息傳播網絡——任何政府，任何勢力都無法完全控制。

然後我回想起曾讀過的一段法輪大法經文中的講法：

「人心純淨，言語就會簡單。而正是那份簡單，卻能直觸人心。」

難道這就是這些童謠被選作承載天機的載體的原因嗎？

它們天真無害，看似不帶任何深刻的訊息。但正是這種無害，成為了完美的隱形衣。它不激起反抗，不引起懷疑，不受審查——因此，得以在動盪的朝代中倖存下來。

我笑了起來，儘管心中仍有一種奇特的感受。或許神用了最簡單的方式來保存訊息——而人類，卻因為忙於追逐教條和學術，從未察覺。

我自語道：

「我們在圖書館、講堂、實驗室裡尋找天機。但或許，天意就藏在市集上一個孩子的歌聲裡，或是一個母親在吊床上輕唱的搖籃曲中。」

我獨自坐在中國城的小茶館裡。天色漸暗，街上夜間的叫賣聲模糊迴盪，像一首未完的童謠。面前擺著一疊記錄著古老歌謠、民間傳說，以及曾被視為迷信，如今卻令人毛骨悚然地透徹明理的奇異訊息。

我感覺心湖平靜如水。

不是因為悲傷，而是因為敬畏。

敬畏天意傳遞的方式：不是用高深的言詞或複雜的學說，而是用最質樸、最簡單，卻也最持久和最有效的方式。

「我已看見市集中的使者。我已聽見蘊含天機的搖籃曲。我已讀過那些能穿越時間和權力而存活的童謠。」

真理不在高處。它在人人都能觸及的地方——如果內心足夠純淨。

但就在此時，一個新的問題悄然浮現：

「如果過去天機曾透過童謠、搖籃曲、傳說…來傳達，那麼在今天這個充斥著社交媒體和信息戰的世界，來自上天的訊息還有辦法迴盪嗎？更重要的是：我們還有能力辨別何者是真正來自光明的訊息，何者又是黑暗偽裝成真理的？」

我感覺一片沉重的烏雲正向前方飄來。與民間甜美的故事不同，當前的時代是一個文字的戰場，每個概念都被操縱、扭曲或毫無節制地複製。

我已別無選擇。我知道我必須繼續前行——進入最混亂的地方，那裡的迴響不再帶有安眠的旋律，而是帶著引導的利刃，以及無形勢力的陰謀。

要認出過去的天意，需要一顆純淨的心。

但要認出現在的真相，則需要敏銳的智慧和一個堅定不移的心靈羅盤。

我已準備就緒。

現在是時候踏入最暴風驟雨之地：現代迴響的戰場。

\* \* \* \* \*

第七章

**預言黃昏市集與信仰的陷阱**

**觀察「預言黃昏市集」——一個具體案例研究**

我偶然間發現了他們。一段影片從某社交媒體平台的推薦欄滑過。聳動的標題寫著：「光明使者警告：大禍即將來臨！」

我不是那種容易被這種字眼吸引的人，但一種直覺讓我停了下來。我打開影片，然後又找到更多相關片段。他們不是一個大型教派，更不是被認可的宗教組織。只是一個小團體，卻吸引了許多關注，尤其是在那些對人類未來感到憂慮的社群中。領頭人自稱天機使者，衣著樸素，光頭，語氣緩慢而充滿暗示。

但我隨後聽到的話語讓我毛骨悚然——不是因為我相信，而是因為我立刻識破了他正在使用的巧妙操縱機制。那不再是一個尋求真相的團體。那是一個精心策劃的信仰陷阱。

我跟蹤了他們幾個星期，甚至註冊了一個匿名帳號進入內部論壇。我仔細記錄了每一種表現，每一種心理模式。

然後，危險的跡象開始清晰地顯現，如同正午的陽光。

**第一，透過將威脅「無形化」來散播恐懼**

與那些曾經公布具體世界末日日期（然後在日期過去後被揭穿）的古老教派不同，這個團體要高明得多。他們不提明確的時間點。相反，他們製造一種持續的焦慮狀態：

「那一天可能就是明天。或是一個小時之後。但只有那些已經『準備好』的人才會被引導。那些仍在懷疑的人將被拋棄。」

這句話被反覆提及。像一句咒語。結果是成員們生活在一個焦慮——希望——恐懼——臣服的循環中。永無止盡。

**第二，透過製造絕對兩極分化來操縱心理**

那位「使者」將世界分為兩類人：知者與不知者。被選中者與即將被燒毀者。他從不要求信徒離開親人或外在世界。但他給他們灌輸了一個更危險的想法：「你不能再和普通人說話了。他們正被黑暗控制。只有我們才能看到光明。」

結果是信徒在思想上自我隔離，拒絕一切反駁，並緊緊抓住團體作為唯一的避難所。

**第三，將儀式變成收服與控制的工具**

其中一個讓我毛骨悚然的片段是團體進行「盟約」的場景。他們稱之為「飲聖血儀式」。沒有真正的血，只是一碗舊木碗裡盛著的紅色液體。但昏暗的光線、重複的背景音樂，加上整個團體齊聲誦讀「誓願追隨使者至此生盡頭」的誓詞——讓儀式充滿集體魅惑力。

我意識到這是思想控制儀式的巔峰：將人帶入一種模糊的精神狀態，然後將其與絕對服從聯繫起來。

**第四，製造「你已領悟」的幻覺**

更為巧妙的是他們將思想植入信徒心中，然後讓他們自己「得出結論」的方式。團體中沒有人直接說「世界末日就在下個月」，但每個人都說他們「感覺到什麼即將來臨」，「在夢中得到預兆」。信徒在狂熱中，自行創造證據來鞏固他們自以為是自己得出的信念。

我默然無語，意識到——這是一個完整的「數位時代預言黃昏市集」模式。不需要教堂，不需要聖書，只需要一個懂得利用不安情緒和受損信仰的人。

我回想起我從第五章建立的「心靈羅盤」。所有危險信號同時閃爍紅色：恐懼、依賴、曖昧的儀式，以及關於「被選中」的虛假承諾。

我知道，如果我不發聲，會有更多人走進這個黃昏市集——那裡虛假的光芒透過煙霧滲透，但在他們腳下，卻是迷失與崩潰的黑暗深淵。

**目睹信仰被利用的悲劇**

我不想相信。我曾希望，即使那些儀式有些極端，至少它們只停留在無害的迷信層面。但後來我遇到了他們——一個三人家庭，漂浮在崩潰與覺醒的邊緣。

我是從這個團體的秘密論壇上認識他們的。父親叫迦勒（Caleb），曾是一名機械工程師。妻子瑪麗亞（Maria）是小學老師。他們曾經有間小房子，兩輛舊車，以及為八歲女兒存下的微薄積蓄。一個普通的家庭。

但三年前，他們開始看「使者」的影片。起初是好奇。然後是懷疑。接著是絕對的信任。他們加入了秘密團體，捐錢「支持傳播天機的使命」，然後辭去了工作。妻子辭去教職，因為「學校太世俗了」，而迦勒拒絕為客戶修理機器，因為他認為「一切都快結束了，還修什麼呢」。

他們賣掉了房子，把所有的錢都捐給了團體的基金。搬到城市邊緣的一個信徒社區居住。每天早上在焦慮中醒來，每晚祈禱自己能「成為被選中的人之一」。每週都會收到「使者」的「新訊息」：「明晚可能是最後一夜」、「再懺悔一次以淨化靈魂」、「信心不足者將被留在最後的黑暗中」。

我以記者的身份去找他們。起初，他們拒絕見面。但我堅持不懈。我告訴他們我一個朋友也曾被另一個教派拉攏的經歷。我不爭論，不反駁，只是講故事。漸漸地，瑪麗亞打開了心扉。她一口氣說出來，彷彿等待這一天很久了：

「我累了，泰勒姐。三年了，我每天都生活在恐懼中。我們不再是自己了。我曾經有心愛的學生，曾經教導他們勇氣，關於光明…現在我不知道我是誰。我失去了一切，換來的卻是從未降臨的救贖。」

我望著她的眼睛。不再有忠實信徒的光芒。而是破碎母親的眼神，一個因背負別人編織的夢想而筋疲力盡的妻子。

迦勒仍然沉默，但我看到他緊握著拳頭。他聽到了。他知道。但這份信念已延續太久，吞噬了太多。要如何承認自己被騙了呢？承認自己將整個人生押在一個謊言上？

女兒靜靜地坐著，用鉛筆塗鴉著一個圓圈。我俯身看去。那是一個球體，周圍圍繞著火焰。我問：

——你在畫什麼呢？

小女孩輕聲說，像微風一樣：

——媽媽說地球會被燒毀。我正在畫那天。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一個八歲的孩子，本該畫彩虹和小貓，卻正在想像世界末日是既定的事實。

在我腦海中，一層層混亂的聲音迴盪著——「使者」讀預言的聲音，信徒們齊聲誦讀的聲音，以及被壓抑的痛苦發出的呻吟聲。所有這些交織在一起，像一首被利用的信仰的走調合唱曲。

那天晚上我在日記裡寫道：

「並非所有相信預言的人都是愚蠢的。並非所有獻出財產的人都是盲目的。他們曾經生活得很好，曾經努力工作，曾經相信善良。他們只錯了一點：他們將自己最神聖的信仰，寄託在一個凡人身上，而不是寄託在真正的道理上。而騙子並非首先奪走他們的金錢——他奪走了他們內心的平安。」

\* \* \*

**從惻隱之心「豁然開朗」——關於執著的教訓**

我不是局內人。但當我離開迦勒和瑪麗亞一家的小屋時，我感覺彷彿自己剛從一場迷夢中走出。那是一場沒有興奮劑、沒有催眠，卻只有甜言蜜語與恐懼交織的迷夢。

在地鐵回城的路上，我望著默默來往的人群——那些生活在日常中，卻絲毫不知，只要生命中一個挫折，一場內心危機，一次深刻的失去…他們就可能變成「他們」——像迦勒，像瑪麗亞。

我問自己：一個曾經擁有摯愛學生的母親，怎會相信世界末日隨時會降臨？一個像迦勒那樣理性工程師，怎會為了從未發生的事而傾家蕩產？

然後我突然意識到：信仰的敵人不僅是不信。更是執著。

當一個人過於渴望被拯救，他們就容易變得盲目。當他們過於恐懼未來，他們便願意緊抓住任何一個聲稱自己能預知一切的人。正是因渴望被引導而產生的癡迷，而非缺乏信念，才是最容易將人推入陷阱的。

我開始重讀我的筆記，並第一次使用了我以前只在書中見過的概念：巴納姆效應（Barnum Effect）。這指的是當人們覺得一條信息是為他們「量身定制」的，而實際上它非常籠統，適用於任何人。例如那句話：「你覺得自己很特別，但尚未被認可。」——數百萬人可能會對這句話點頭。

那個團體的「使者」運用這種技巧爐火純青，令人毛骨悚然。他總說些模棱兩可、恰到好處的啟發性話語，讓每個聽者都感覺「他就是在說我」。於是他們覺得自己被選中了。他們感覺自己身負使命。而一旦產生了這種感覺，就非常難回頭了。

我還發現了另一種現象——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當人們相信某件事後，便只會尋找支持該信念的證據，而忽略與之矛盾的一切。這就是為什麼當「預測」的世界末日沒有發生時，他們沒有放棄。他們說：「或許我們做了什麼對的事，所以神延緩了。」或者：「這只是對信心的考驗。」

我沒有嘲笑他們。相反，我看到了一種反射——我自己也曾被這些偏見所牽引。如果不是因為閱讀《轉法輪》中的法理，如果不是因為通過靜心體悟而鍛鍊了反思性思維的過程，或許我也沒有足夠的清醒來置身事外。

那天晚上我在日記裡寫道：

「我已清楚看到執著的可怕後果。這些人，他們相信神並沒有錯。但他們錯在將自己最神聖的信仰，寄託在一個自稱為使者的凡人身上，寄託在一個『恐懼的狀態』中，而非經書中關於道德與善良的教誨。他們執著於一個模糊的末世事件，而不是執著於每天的自我修煉之路。魔鬼並沒有攻擊他們的信仰，它利用了這份信仰來毀滅他們。」

惻隱之心教導了我一件事：我們無法透過爭論來拯救他人。我們只能用智慧來照亮——讓他們自己看見。我明白，我的責任不僅僅是揭露謊言，更是要指出真正的道路——一條不基於恐懼、不販賣救贖、不要求臣服，而只是簡單地勸導人們每天活得更好、更純淨、更接近善與真理的道路。

我輕聲在心裡低語，合上筆記本：「願我能保持清醒和慈悲。願我永遠不要忘記，世間最神聖的事，不是誰的預言更準確，而是誰能讓他人變得更善良。」

那天晚上，我無法入睡。不是因為被所見之事困擾，而是因為一個問題不斷在我腦海中迴盪：

「那麼那些宏大的預言呢？那些曾讓整個世界為之停頓的警告？如果扭曲可以導致災難，那麼沉默又意味著什麼？」

我想起2012年的瑪雅曆法。曾經有數百萬人顫抖著等待世界末日。有人寫下遺囑。有人輟學、辭職。有人自殺。

然後什麼都沒有發生。

瑪雅曆法被稱為「已逝文明的笑話」。預言者被貼上「數位時代算命師」的標籤。世界又像從未停頓過一樣，繼續高速運轉。

但我不這麼認為。

我感覺有些事情確實發生了，只是沒有按照人類期望的方式。或許那是一場考驗。一次無形的篩選。或者是一個扭轉局勢的最後機會。

我開始重新審視那些全球性的預言：瑪雅曆法。埃德加·凱西的夢境。東方關於下元時期的讖語。古老的石刻文字。

我再次問自己：

「我們是否誤解了警告的本質？我們是否要求神按照人類的期望行事？如果表面上什麼都沒發生，那是否意味著一切都毫無意義？或者那正是最終極的慈悲——不需懲罰的警示？」

我感覺一股微風輕輕拂過窗戶。

或許，是時候我該傾聽那些偉大警告的迴響了——不是用肉耳，而是用一個正在學習謙卑的朝聖者的內心。

\* \* \* \* \*

第八章

**那些寂靜的鐘聲**

**重新審視「那些寂靜的鐘聲」**

一個陰沉的下午，我回到自己的書房。天空灰濛濛的，厚重的雲層彷彿承載著什麼未說之物。我從抽屜裡取出一疊舊資料——全是我曾研究過的預言副本：2012年瑪雅曆法、諾斯特拉達穆斯的預言、埃德加·凱西的異象，以及東方古老的預言經文，如《推背圖》、《馬前課》、《狀元呈文》…那些我曾費盡心力鑽研的文獻。

它們靜靜地躺在那裡。

如同那些曾經響徹雲霄的警告鐘聲，最終卻什麼都沒發生。

我清楚記得2012年的氣氛。人們恐慌，擔憂。「世界末日」的新聞層出不窮。有人準備避難所，儲備食物。「行星頻率轉變」的講述迅速傳播。我曾感覺到將有非常嚴重的事情發生。

但後來…什麼都沒有。

沒有火山大規模爆發。沒有尼比魯行星撞擊地球。沒有大洪水，沒有末日。

那時，我曾告訴自己：「或許人類改變了。或許警告奏效了，結局已被轉化。」我真的很想這樣相信。

但現在，在我寫完《時代的病歷》之後，在我揭露了層層疊疊的謊言、暴力、墮落，以及那些難以言喻的罪惡之後…我無法再保有那樣的信念了。

我感覺自己被曾經那份幼稚的樂觀背叛了。

因為如果人類真的向好的一面轉變了，那麼為什麼每年仍有數百萬胎兒以「自由權」的名義被殺害？為什麼人們仍然可以公然折磨那些溫和的修煉人？為什麼最無恥的謊言會成為電視和教科書上的標準？為什麼社會越現代，卻越遠離道德？為什麼在中國活摘器官的罪行仍在繼續？為什麼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仍在持續？…

不。我明白了…人類並沒有變好。而這份安寧並非集體道德努力的成果。

必定有另一個原因…

一個更高層次的原因…

我靜靜地坐在窗邊很久，望著夕陽餘暉灑向城市。下方亮起的每一盞燈都是一個生命——可能是一位剛回家的父親，一位正在做飯的母親，一個正在玩玩具的孩子——我突然感到一陣哽咽。

如果預言沒有錯，如果大劫沒有發生並非它不存在，而是它被延遲了…那麼這意味著：我們正活在一段借來的時間裡。一份暫時的禮物。一個最後的機會。

而一個巨大的問題開始在我心中浮現：

「是誰延遲了它？為什麼？」

我沒有立刻得到答案。但我知道我需要繼續這趟旅程——懷著更深的感恩，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謹慎的心態。

\* \* \*

**對「原始劇本」和創世主改變努力的領悟**

我回想起自己曾經鑽研過的東方讖語。那些諸如「十人存三」——十人僅存三人——或古詩中描述「血流成河，家破人亡，屍骸遍野」的詩句。它們不是修辭手法。它們是對一個曾經設定好的劇本的冷酷警告——一個絕望到無法用任何言語來形容的劇本。

我曾問自己：「那些預言，會不會被誇大了？」

但在我所見的一切之後——從政治屠殺，到活摘器官，再到現代社會駭人聽聞的道德墮落——我不得不承認：那些古老的預言一點也沒有誇大。甚至，與今日人類罪惡的深度相比，它們可能還說得保守了。

然後，就在我這些天來靜心閱讀的大法法理中，一個真理開始顯現——清晰得如同破曉的陽光穿透濃霧。

我意識到：那些預言是真的。它們真實勾勒出歷史的「原始劇本」——一個基於舊宇宙「成、住、壞、滅」嚴酷原理的劇本，在其中，一個週期的結束意味著徹底的毀滅。

但讓我感動得幾乎落淚的是：

那個劇本正在被改變…

不是因為人類改變了。

而是因為創世主來了…

我說這些話並非輕率或隨性。我是以最深切的敬畏和極度的謹慎來說的——因為這已不再是猜測。這是領悟。

我感覺到：祂並非來見證一場根據「舊法」進行的可怕大清理。祂是來救度，而不是來懲罰。祂帶來了一套新的法，一條新的道路，一個新的希望——為的是開啟一個不同的、更仁慈、更寬容的劇本。

但新劇本得以實現的條件，卻在於我們每一個人。

而由於人類尚未足夠覺醒，由於覺醒的人數仍不足夠，祂不得不運用自己無量的威德來延緩毀滅之門，來延長時間，給予更多的機會。

那不是「輕易的寬恕」。

那是一份偉大的、默默無聞的努力。

一位覺者——懷著如海般廣闊的胸襟，肩負著無數迷失生命的業力。

當我領悟到這一切時，我感覺一切都寂靜了。

那不是無意義的寂靜。

而是一種莊嚴的靜默——如同神靈在等待人類覺醒的深沉嘆息。

\* \* \*

**透過類比「豁然開朗」——消防員與最後一道門**

在寫下那些體悟後，我靜靜地坐了很久。在靜謐的空間裡，在打開的書頁和柔和的檯燈光線中，我的心靈奇異地變得一片空靈。不再有急切的問題。不再有密集的爭辯。只剩下一個模糊卻又真切的感覺，我知道我將看見什麼。

然後，那個畫面出現了。

不是夢。不是幻覺。

而是一個非常清晰的類比，一個內在的象徵，彷彿用光刻畫出來：

一棟建築正在燃燒。

在黑夜中，火焰如地獄之門洞開。爆炸聲、玻璃破碎聲、風聲，與淒厲的尖叫聲交織在一起。但在建築內部，在盡頭深處的一個走廊裡，一個男人正竭力撐著一扇門。

最後一道門。那是唯一還沒有坍塌的出口。

他全身顫抖。汗水和血水沿著額頭流淌。他的雙肩因支撐物的壓力而撕裂。手臂上的青筋暴起。每一次呼吸都是一次掙扎。

他不是為自己撐著門。他是為裡面的人——那些仍然沉迷於聚會、酗酒，或熟睡不醒的人撐著。另一些人則在爭論是否真的有火災。

而他，最後的消防員，唯一的辦法就是再努力拖延一點時間，希望能有那麼一個人會意識到，會醒來，會在門完全坍塌之前跑出來。

當那個畫面在我腦海中消散時，我紋絲不動地坐著。沒有戲劇性的音樂。沒有神聖的光芒。只有胸口一種哽咽的感覺，彷彿我的心被拉伸到感恩和痛苦的極限。

我低聲說道：「那就是祂。」

創世主——那位正在撐著世間最後一道門的人。

不喧嘩。不張揚。

祂不呼籲，不上電視，不強迫任何人相信。

祂只是默默地承擔著——分分秒秒，只為讓那扇門還未關上。

而諷刺的是，門內的人——正是我們——卻是那些視而不見、嘲笑、否認的人。那些沉迷於虛假世俗的人，不屑於聽那正在響起的警鐘，甚至沒有看到身後已熊熊燃燒的火焰。

而祂，無論多麼偉大，也無法永遠撐下去。

有一天，門會關上。

不是因為祂離開了。

而是因為時間已經耗盡。

\* \* \*

**「延長時間」的禮物與重擔**

當消防員的形象從我腦海中消散後，我靜靜地坐了很久。

並非因為我不知道接下來要寫什麼。而是因為我太清楚了：接下來要寫的內容無法輕描淡寫。

我們現在所處的時間——不是和平時期。那是一個特殊的階段，就像終結之鐘敲響前最後的靜默。

我們稱之為「平靜」，稱之為「穩定」。但實質上，那是一份以痛苦換來的禮物。

我再次打開我的日記，寫道：

「我們沒有生活在安全的時代。我們正生活在一個『被延長的時間』裡——一個被創世主無限慈悲所維繫的、喘息的延緩時刻。」

「我們擁有的每一個平安的日子，每一場未降臨的風暴，每一次『沒有發生』的災難…並非因為我們配得。而是因為有某個存在，在宇宙更深層的某處，替我們承擔了一切。默默地。完整地。」

我感覺喉嚨哽住了。

我回想起所有曾被宣告的預言——關於末日、關於海嘯、關於核戰爭、關於最終的變故…

我回想起2012年12月21日。我回想起全球流傳的謠言。然後什麼都沒有發生。人們嘲笑。媒體諷刺。預言被認為是失敗的。

但現在，我明白了：

它們沒有錯。它們被延遲了。

因為在原始劇本中，曾有一個遠比現在慘烈的結局。但它沒有發生——不是因為我們變好了，而是因為祂仍抱有希望。

祂仍在等待。

等待再多一個人醒來。

等待再多一個人回頭。

等待再多一個人選擇光明而非黑暗。

而在等待的同時，祂撐著門。

每流逝一秒，都是宇宙無聲的懇求：「快一點。時間不多了。」

我繼續在日記中寫道：

「被延長的時間是一份禮物。但它也是一份重擔。」

「因為如果我們知道了這個真相，我們就無法再像以前一樣生活。我們不能在無明的床上安睡，不能對警告嗤之以鼻，不能對正在發生的一切漠不關心。」

「我不知道還有多少時間。但我確定一件事：我不想再保持沉默了。」

「我想告訴那些還能用心傾聽的人：鐘聲未絕。它只是暫時沉寂。而那扇門不會永遠敞開。」

我合上筆記本，雙眼仍泛著淚光。那不是悲傷的淚水，而是豁然開朗的淚水——像一個剛從長夢中被喚醒的孩子，第一次感受到現實的嚴肅性。

我明白，重要的不是預測世界末日。重要的是意識到我們正生活在警鐘迴盪之中，而我們所擁有的每一次呼吸，都是來自一份偉大之愛，一份人類從未懂得回報的珍貴禮物。

那天晚上，我在最後一頁寫下最後一行字：

「沉默並非預言的失敗。沉默正是慈悲最強大的聲音。」

「而如果被賜予了額外的時間，那麼剩下的每一天都不能僅用於生存。而是用於選擇。」

「選擇清醒地活著。選擇保持內心的善良。選擇傳播光明。」

然而，一個新的問題又在我心中升起。這個問題並非來自理性，而是來自內心深處——那份曾身為記者的本能，不停地驅使我去尋找活生生的證據。

我心想：

「如果這一切都是真的——如果人類正因一份無量慈悲而生活在『被延長的時間』裡——那麼必然會有某些跡象。那些因信仰而度過劫難的人。那些無法用常理邏輯解釋的神蹟。那些活生生的見證，在日常生活中。」

我問自己：

「是否真有那些『默默的燈光』，曾經並正在暴風雨中閃耀，作為對信仰、因果以及來自神聖之境的庇佑的生動見證？」

我需要找到他們。

而那將是我在下一章的旅程。

\* \* \* \* \*

第九章

**黑暗中的明燈**

**開篇寓言——關於「紅眼石獅」的故事**

我想以一個流傳於中國古老民間的故事來開啟這一章。它不長，但我感覺其中蘊藏著一種無形的力量——如同無聲的鑰匙，開啟了一層真理。

在一個小村莊裡，村口立著一尊石獅子雕像。每天，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婦人會來到雕像腳下清掃、獻香。她不富有，學識不高，但心中卻有著深厚的信仰。她相信這尊雕像是神聖的，每天擦拭它，是為全村保持一份潔淨。

據傳說，有一天，一位沙門（僧侶）靜靜地路過。見到老婦人的虔誠，他停下來說道：

「如果有一天你看到石獅子的眼睛變成紅色，那就請盡快離開這裡。那是大難降臨的預兆。記住：不要遲疑，如果可能，請告訴其他人。」

老婦人嚴肅地記住了這句話，並遵守了許多年。她把這話告訴周圍的人，但幾乎沒有人相信。有人嗤之以鼻：「石像會紅眼睛？老婆婆妳也太迷信了吧？」也有人說：「就算真的發生了，又怎確定是災禍？或許只是巧合罷了。」

然後有一天，一群頑皮的孩子想捉弄老婦人。他們趁老婦人還沒到時，把雞血塗抹在石獅子的眼睛上。當老婦人看到石獅子雙眼呈現深紅色時，她顫抖了。但她沒有懷疑，沒有遲疑。她相信警告已至。她丟下肩上的擔子，丟下她的小屋，跑向高山——邊跑邊大聲呼喊村民，但沒有人跟隨。

不久之後，一場真正的大洪水發生了。這場洪水沒有任何氣象台預報，卻捲走了整個村莊。唯一倖存的人——就是那位老婦人。

我不知道人們在這個故事中添加了多少細節，也不知道它被講述了多少次不同的版本。但它的精神——選擇相信並行動，而非嘲笑和忽略的精神——卻是完好無損的。

這個故事，對我來說，正是人類在這個時代所處狀態的完美隱喻。每一個警告，每一聲鐘響，每一尊無知石像的「紅眼睛」——都可能是一場考驗。一次來自上天的小小測驗，針對每一個人。

然後，當我開始用這個視角觀察世界時，我發現了一件奇怪的事：在整個歷史中——甚至在當下——都曾有像這位老婦人一樣的人。他們相信。他們行動。然後，他們活了下來。

\* \* \*

**歷史證據——歐洲的黑死病大瘟疫**

從東方文化的寓言故事中，我決定將視野擴展到我出生和長大的西方歷史——去尋找類似的佐證。讓我震驚的是：那些非凡的倖存者，那些在黑暗狂潮中的「明燈」，確實曾經出現過。

我說的是歐洲歷史上最令人不安的一頁之一：14世紀的黑死病大瘟疫，又稱「黑死病」。短短幾年內，從1347年到約1351年，這種疾病奪走了歐洲近一半人口的生命——約2500萬到5000萬人。

據說，中世紀歷史上沒有任何天災或戰爭造成如此可怕的死亡。整個城鎮被夷為平地。屍體堆積如山。牧師、醫生、貴族或農民都無一例外。死亡不分階級。而恐懼成為傳播最快的事物。

但在那絕望之中，卻有一群人逆流而行。他們是修道士、虔誠的信徒。他們不逃跑。不封閉隔離。他們走進疫區中心，擁抱病人，擦拭傷口，為他們的靈魂祈禱，而且…奇怪的是，他們中很多人並沒有被感染。

我在歷史文獻和當時留存下來的個人日記中讀到這些記載。例如，關於斯特拉斯堡的修女們的記載，她們自願照顧受害者，而所有醫生都已逃離。並非所有人都倖存下來，但她們的存活率高得難以解釋——遠超當時所有醫學知識。

另一份文獻記載了查理·博羅梅奧（Saint Charles Borromeo）主教，他在16世紀米蘭另一次瘟疫中。他拒絕離開城市，留在城裡組織救援隊，探視病人，整個過程中都未被感染。

我問自己：他們的信仰是否成為了一道盾牌？一種無法用儀器測量的能量，保護了他們，身處死亡統治之地？

我知道，會有人說這只是巧合。或許他們有更好的免疫系統，或者只是運氣好。但如果只是運氣，那麼為什麼共同點都是：他們不怕死？他們不求活，也不逃跑。他們相信更高的安排。而在那份信念中，有某種東西將他們從恐懼中、從混亂中——有時，從災難本身中——解放出來。

我開始構想一個概念：「信仰免疫系統」——一種不會被恐懼、怨恨或自私所侵蝕的內在狀態。我相信，這種狀態可以改變一個人的整個生物能量場。就像一盞小小的燈籠，如果真的從內在被點亮，就能在其範圍內驅散黑暗。

然後，我問自己：如果這在過去發生過，那麼…在當下，在現代大流行病中，是否還有類似的故事呢？

\* \* \*

**現代證據——COVID-19大流行與法輪功學員**

歐洲的黑死病已載入史冊。但在21世紀，人類再次面臨一個名為COVID-19的全球陰影。這一次，一切不再是油畫或古老紀錄。我們——整個世界——都身歷其中。目睹。體驗。對我而言，這也是一個在現代尋找信仰之光的機會。

在探究過程中，有一群人特別吸引了我的注意：法輪功學員。

我曾透過中國人權新聞得知他們。但讓我深感印象的，不僅是他們受到的迫害——更是他們數十年如一日的平靜、慈悲和堅韌不拔的精神。當疫情在武漢爆發——被視為COVID-19最初的震央——我發現許多描述稱：那裡的學員依然平安，依然堅定修煉，甚至還默默地幫助他人認識一種獲得保護的方法。

《大紀元時報》的一篇報導講述了一個就住在武漢市中心的家庭。當城市被封鎖時，所有人都陷入恐慌。但這個家庭，三代人都修煉法輪功，依然保持著正常的生活節奏——每天早上煉功，每晚學法。他們家中沒有人感染。甚至，曾經與他們接觸過的鄰居也沒有出現任何嚴重問題。

第二個故事來自美國。一位中年男士，原本是科技工程師，在疫情初期感染了COVID-19。當各種藥物都無效時，他的情況變得越來越糟。在絕望之際，一位華裔朋友建議他試著誠心念誦九個字：

「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

他回憶說，一開始他什麼都不懂，但因為已無可失去，他開始跟著念。認真地、靜靜地，在心中重複。然後，僅僅幾天後，高燒退了。他奇蹟般地康復了。他的生命改變了。不是因為一種藥物，而是因為一份新的信念被喚醒了。

我讀過許多類似的分享——從加拿大、台灣、韓國，到越南。共同的模式開始浮現：

——那些奇蹟般倖存的人，通常對「真、善、忍」有著強烈的信念。

——他們沒有陷入恐慌，沒有被負面新聞捲入，沒有沉浸在恐懼中。

——而且他們每天主動修養心性，而不是僅僅被動地祈禱。

作為一個獨立觀察者，我無法用傳統科學方法下結論。但憑藉直覺和多年磨練出的敏銳感，我感覺自己正觸及一個超越流行病學的法則。

我稱之為：信仰的免疫系統。

與口罩或疫苗不同，這種「免疫系統」並非來自物質。它來自內在狀態。當一個人活在與宇宙法則——與真誠、善良和忍耐等價值觀——和諧相處的狀態中時，他們似乎創造了一個不會被黑暗侵蝕的能量場。

或許你還不相信。或許你想驗證。這完全正確。但我相信，儘管今日科學尚無法衡量，但真相依然是真相。

而我確信：法輪大法學員，憑藉著他們在整個疫情中表現出的堅韌、沉穩和磐石般的信念，正是我們時代黑暗中的真正明燈。

我合上最後一份文件，在無風的夜晚。呈現在我眼前的，不再是抽象的理論或遙遠的預言，而是真實的人，默默燃燒著的心。每一個故事都是一盞燈。每一盞燈都證明了光明不僅僅是神所賜予，也從人類自身的選擇中點亮。

我再也沒有任何懷疑。

保護的力量並非來自逃避或恐懼。它來自一種主動的內在力量——堅定的信念、善良的心、以及在暴風雨中毫不動搖的精神。那些奇蹟般倖存的人並非「運氣好」。他們與天理和諧相處，儘管他們稱之為不同的名字。因此，他們被留了下來。他們活生生地證明了真正的「免疫系統」不在實驗室裡，而是在心靈最深處的層次中。

我感覺一道光芒照亮了我自己。不刺眼。卻溫暖。堅韌。像一聲低語的邀請：

「你也能成為一盞燈。」

問題不再是「有沒有出路」，而是：

「當人們仍在黑暗中摸索時，我是否願意為他們照亮？」

我明白，如果已看見光明，那麼沉默就不再是一種道德選擇。但在我發出自己的聲音之前，我需要確認：我所發現的一切——從古老的讖語到現代的神蹟——是否都指向同一個終點？

難道存在著一個偉大的真相，一幅完整的圖景，能將我曾走過的所有河流——從血腥的預兆，神聖的淚水，到母親的搖籃曲，信仰的光芒——匯聚成一股統一的洪流？

我感覺答案正在靠近。

非常近。

我知道我需要為一個重大的轉折做好準備——最後一章，在那裡，所有被播下的種子將開始開花、燃燒或消散——取決於每個靈魂的選擇。

\* \* \* \* \*

第十章

**萬指歸宗**

**拼湊全景圖**

我獨自坐在小房間裡，柔和的白光灑落在面前的空牆上。那塊大白板已在那裡好幾天了，但直到今天，我才真正準備好面對它。

桌上散落著數百張筆記、圖片、摘錄、問題和線索，都是我一路累積而來的。我將它們攤開，像一堆雜亂的拼圖，然後——彷彿是來自內心的驅使——我開始拼湊。

我在白板的左上角貼上聖母瑪利亞眼角淌血的照片。下方是蕭脫河變紅如血的景象，以及我曾記錄下的奇異現象：盛夏飛雪、「中國共產黨亡」石刻，以及那些被掩蓋的新聞報導。

我圈起這組圖片並註解：

「起點：病狀。天地之痛。最初的警告。」

我回想起《時代的病歷》中最初的分析——一個墮落的社會，一個人道系統被顛覆，一場蔓延全球的內心熱病。那些異象不再是虛無縹緲的。它們是地球的生物信號，如同一個中毒的軀體在哀嚎。

我繼續拼湊。

在白板中央，我畫了一個簡單的符號：一位父親引導盲眼女兒學步，旁邊是一位消防員用全身的力量撐著一扇搖搖欲墜的門。

我註解：

「遊戲規則：迷霧。延長的時間。慈悲正竭力延遲審判。」

我在這組註解前停了很久。

正是在這裡，我曾有過一次思維上的突破：世界並非隨機混亂。創世主設定了一個「遊戲規則」——人類必須在光明與黑暗之間做出選擇，而不受強迫。而正是祂，正竭力延緩最終的崩潰，給予那些仍有機會覺醒的人另一個機會。

右邊的角落，我貼上歐洲黑死病時期修道士的圖片，武漢疫情中心平安無恙的法輪大法學員，以及那位念誦「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後奇蹟康復的男士的摘錄。

我註解：

「活生生的證據：堅定不移的信仰，內心的善良，無所畏懼——才是真正的『鎧甲』。」

我後退一步，審視整塊白板。

左——問題與症狀

中——機制與遊戲規則

右——解決方案的跡象

這張地圖現在清晰可見。它不再零散。它是一個活生生的過程。

但我總覺得少了點什麼——那條核心的線索，連接一切的精髓。白板就像一個軀體，四肢俱全，卻沒有心臟。我知道，我需要一把核心鑰匙，能讓一切豁然開朗。

而我知道，那正在等著我——在一張舊的、被遺忘的筆記中。

\* \* \*

**最後一塊拼圖：劉伯溫的預言**

我翻找著舊文件夾，手指無意識地滑過數十張關於來自各文化圈預言家的筆記：諾斯特拉達穆斯、法蒂瑪、藏傳法王、埃德加·凱西…但我的目光停在一個熟悉的名字上——劉伯溫。

這個名字曾在我的旅程中出現過，但在當時，我只是以一種歷史的好奇心草草帶過。現在，在我所見所悟的一切之後，我感覺有什麼呼喚我重新閱讀。不是用學者的眼睛，而是用一個追尋生死真相者的心。

我再次打開《金陵塔碑文》的副本——這塊古老的碑文據說是劉伯溫在14世紀親手所留，至今仍保存在中國江蘇。

我的目光停留在那段熟悉的文字上——但這一次，我以不同的直覺閱讀。我將那段話抄寫在我的筆記本上：

「人人都是難，干戈子丑年，眾生不安。若得過了大劫年，才算是世間不死半神仙。如何解？只有『真善忍』三字在人心。」

我像觸電一般。全身輕微顫抖。我以前讀過這段話，但它只是一段古文，一首宗教「詩」，一個像其他預言一樣的斷言。如今——它正是最後一塊拼圖。

我小心翼翼地逐字逐句翻譯，以便深入理解：

「人人遭遇劫難。戰爭始於子丑之年。眾生不安。如果能渡過大劫之年，才算是世間不死的半神仙。如何化解？唯有『真善忍』三字在人心。」

我站起身。一步步走到白板前。白板中央是空白的——那裡「問題」、「遊戲規則」、「希望」三組內容正等待一條紅線連接。我拿起筆，在那個空白處大大的寫下：

真——善——忍

當我寫下這些字時，我感受到了一種奇妙的匯聚。

這三個字不只是道德品質。它們正是：

——解開「時代病歷」的鑰匙：「真」是針對普遍謊言的解藥；「善」是化解自私和冷漠的良藥；「忍」是亂世中對急躁、暴躁和仇恨的抗體。

——連接理論與現實的線索：我所見證的那些「明燈」——從中世紀的修道士到現代的法輪大法學員——他們都活在這三個字中。這就是他們能在風暴中、瘟疫中、黑暗中堅定不移的原因。

——覺者的關鍵信息：並非偶然，像劉伯溫這樣一位600多年前的預言家，會寫下正是這三個字——字字精準——如同傳給後世的密碼。

我默然無語。

在整個旅程中，我從痛苦的警告，穿越迷霧的層層障礙，到達慈悲的盡頭，然後清楚地看到：一切都指向同一個點——這三個字。

我明白了，我曾在各個文化中看到的「所有手指」——所有的預言、異象、迴響——都指向同一個方向。

\* \* \*

**「真——善——忍」——藥方與道路**

我呆立不動。

那通行證。那穿越大劫難的鑰匙。它就在我眼前，清晰得令人難以置信。

我拿起一支紅筆，在白板的正中央，所有筆記匯聚的地方，大大的寫下：真——善——忍。

它不是什麼神秘的教義。不是什麼宣傳口號。也不是什麼模糊不清的東西。

我意識到這不僅僅是三種美好的品德。它是一個藥方。

——「真」，以對治一個虛假的時代，在其中真相每天都被扭曲。

——「善」，以化解一種冷漠、刻薄的文化，在其中善良被視為軟弱。

——「忍」，以對抗現代「速食」社會的速度、不耐煩和即時性。

這三個字正是我在第二章寫下的整個「病歷」的「答案」。

但令我落淚的，是另一個真相。那就是：並非所有人都需要深入理解這三個字才能得救。

我回想起我在第九章遇到和讀到的那些人：他們不是學者，不是修行者。有些人只是普通百姓——甚至從未聽過「法門」的概念。但在生死關頭，他們選擇了保持一個善念，誠心念誦九個金字：

**「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

然後他們得救了。

不需要證書。不需要儀式。只需要一顆純淨的心。這正是我所見過最廣大包容的慈悲。

我回顧所有的拼圖：從時代的病歷、異象、神明的延緩，到那些度過大流行病的「明燈」。

一切都指向同一個點：真——善——忍。

不僅是道德原則。

不僅是美好的品質。

更是人類在最後時刻被賜予的救贖之路。

我閉上雙眼。在我的腦海中，所有的拼圖彷彿都在發光。不再零散。不再中斷。不再有疑問。

我已看清了整幅圖畫——不是用理性的眼睛，而是用靈魂深處的巨大震撼。

所有的鐘聲。所有變色的河流。所有千年的古老預言。黑暗中微小的燈光。所有的一切…都指向一件事。

一個訊息。

一扇門。

一條出路——為所有還懂得傾聽的人打開。

我明白了…這正是我的整個旅程的目的。十章。十層浪潮。每一段都像我心中一道刻痕——直到最終，心靈足夠空曠，足以接納一個答案。

但就在那時——當我以為心已安定——最後一個問題又從最深處升起：

「我已看到了來自東方的確認。但西方——我的故鄉，我成長、學習並尋找真相的地方——是否也曾知曉這一切？

西方偉大的預言家們——從諾斯特拉達穆斯到法蒂瑪，從聖約翰到馬拉奇——是否也曾留下一個確認？

難道在世界的兩半之間，曾簽訂過一份神聖的契約——一個超越時間和文化界限的約定？」

我清楚感覺到…最後一根手指仍在等待被發現。最後一個迴響尚未被傾聽。

於是，我繼續前行——進入第十一章。

\* \* \* \* \*

第十一章

**迴響交織：歷史的約定**

**普世的等待**

我坐在昏暗的房間裡，只有桌邊一盞小燈亮著。夜幕像戲院的幕布般籠罩著窗戶，我等待著——不是一場戲，而是一個確認。

我已走過了十章，每一段都像一層迷霧，一次脫胎換骨。我已看到了散落在各處的跡象——從雕像上滴落的血淚，到鋼鐵上盛開的優曇婆羅花。我已追溯了東方預言中每一塊古老的拼圖，從《推背圖》到《燒餅歌》。我已清楚地看到了一個匯聚點：真——善——忍。

然而，一個問題不斷迴響：

如果這是真相——一個宇宙層面的真相——難道只有一半人類能聽聞？

我不相信神會偏袒。我相信，如果存在一個普世的真理，它必然會在地球兩端都留下印記。它必然會迴盪，即使語言不同，在先知、賢者、神聖啟示的言辭中——從東方到西方。

於是，我開始尋找。

我再次打開筆記本，那裡曾記錄著舊約、新約，以及古老猶太、希臘、埃及啟示錄中的神聖詞句。我抄下這些詞組：彌賽亞、邏各斯（道）、阿拉法和俄梅戛（始和終）、神的羔羊、最後的審判者、真理之王…

所有這些都指向一件事：歸來。

一位救世主不只會降臨一次，祂將在末世歸來，分辨善惡，救贖義人，並建立一個新的秩序。

我感到一陣顫慄。我曾在東方預言中讀到的——關於一位王者以「轉輪」教化世間——與《啟示錄》中的教誨不謀而合：

「他必用鐵杖轄管他們，並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醡。」（啟示錄19：15）

這份相似性不在於言辭，而在於形象和使命：

——一位不屬於舊宗教體系的聖人

——一位以凡人形象降臨，卻攜帶著天法

——一位講法，同時進行審判的存在

我開始自問：那些看似迥異的宗教——是否正在講述同一個故事？

我查閱了彌賽亞這個詞的希臘語原文——「受膏者」（Christos）——並發現這個詞不僅指時間中唯一的個體，更指一種角色，一種神聖的責任：被選中來完成神旨意的人。

我繼續深入探究：在古老的瑣羅亞斯德教中，也有一個對應的人物——薩奧希揚特（Saoshyant），他將復興善良。在什葉派伊斯蘭教傳統中，是伊瑪目·馬赫迪。在北歐神話中，是諸神的黃昏後歸來的白神。在藏傳佛經傳統中，是在末法時期講法的白馬金剛。

所有這些…如同神聖的河流，默默地匯入一片共同的海洋。

所有這些…都描繪了一個末法時期：

——一個混亂的世界

——一個墮入迷途的人類

——以及一個將會出現的存在，祂並非為了懲罰，而是為了呼喚那些仍願回頭的人。

我合上筆記本。一片寂靜籠罩。

我再也沒有任何疑慮：等待救世主是一個全球性的信念。

無論你來自東方還是西方。無論你稱祂為彌勒、彌賽亞，還是薩奧希揚特…

重要的是：那希望之火尚未熄滅。

如果這火焰同時在世界的兩岸被點燃，那麼必定有一個約定——在時間開始之前就被寫下。

一個尚未被閱讀的約定。

一個尚未被開啟的盟約。

我知道，接下來的旅程——就是要找回那個約定。

**東方之約**

我曾尋訪西方——我成長、被滋養、學習靈性價值的地方。但越深入，我越清楚地感受到：最大的低語聲…卻來自地球的另一邊。

我重新打開舊筆記，憑直覺開始篩查。一種直覺告訴我——有什麼東西正在顯現…來自東方。

我突然想起《聖經》中一個常被忽略的畫面：

「當耶穌生在猶太的伯利恆時，有幾個占星家從東方來到耶路撒冷，說：『那生下來作猶太人之王的在哪裡？我們在東方看見他的星，特來拜他。』」（馬太福音2:1-2）

聖誕故事——這個已成為西方文化象徵的故事——卻始於東方的旅程。這是一個隱含的確認：最初的光芒並非從西方升起，而是由東方預示。

我翻閱佛經。

釋迦牟尼佛曾說：

「五千年後，將有另一位佛誕生——號曰彌勒——出現在東方，在末法時期講法度化眾生。」

在大乘經典中，也曾提及「龍華三會」——彌勒佛出世後的三次講法。

我寫在筆記本上：

「《聖經》和佛經——都隱含著一個共同點：

最後的光芒將再次從東方升起。」

然後…我觸及了一份我曾忽略的中國古代預言文獻：

《推碑圖》——由明朝天才軍師劉伯溫所留。

我翻開筆記本的第二卷——其中一段被研究者解釋為明確指出救世主降世之地：

「大覺者透虛至南閤浮提世界，中天在中國金雞目，奉玉清時年劫盡，龍華會虎，兔之年到中天，認木子為姓。」

漢文原文：

「大覺者透虛至南閤浮提世界， 中天在中國金雞目， 奉玉清時年劫盡， 龍華會虎，兔之年到中天，認木子為姓。」

逐句解釋：

大覺者透虛：大覺悟者將穿透虛空

至南閤浮提世界：來到南閻浮提世界（閻浮提 = Jambudvīpa，人間界）

中天在中國金雞目：中天在中國，金雞之眼

奉玉清時年劫盡：逢玉清之時，劫難將盡

龍華會虎，兔之年到中天：龍華三會發生在虎年，兔年將至中天

認木子為姓：認「木子」為姓（木 + 子 = 李 = 李）

我緩慢地閱讀著每一行。

一連串的關鍵詞浮現：

——「金雞目」（金雞之眼）

——「中天在中國」

——「兔之年」（卯年）

——「木子為姓」（姓氏為「木子」）

我感到脊背發涼。

我拿出中國地圖。以新的眼光重新審視。

我曾聽說「中國地圖形狀像一隻金雞」——但此刻，每一個細節都突然清晰起來：

——雞頭在東北地區

——雞眼：長春，吉林省省會

我用紅筆圈出長春。

雞眼的位置——金雞目——正符合劉伯溫所指。

我在白板上寫道：

「東方——金雞——目——長春，吉林」

「《聖經》：來自東方的智者」

「佛經：彌勒佛出世於東方」

「《推碑圖》：大覺者降生於雞眼——卯年——姓木子」

我靜靜地坐了一會兒。

不是因為我有了答案。

而是因為所有的大問題…都指向同一個方向。

難道…所有古老的預言——從猶太到印度，從西藏到中原——都曾隱約地約定了一個匯聚點？

難道…東方不僅是太陽升起的地方，也是最後救贖之光歸來的地方？

而且…那金雞之眼——是否仍在默默地注視著世界…等待真相大白的那一天？

\* \* \*

**具體碎片**

我凝視著白板。在「金雞目——長春——木子——兔年」這些紅色字句下，一個意義的旋渦開始形成。那些看似微小、散亂的細節——此刻卻彷彿自動歸位，找到其精確的位置。

**第一個碎片：兔年**

我長時間停留在《推碑圖》——劉伯溫古老預言中的一句話：

「兔之年到中天」

我查閱了干支曆。一個時間點如同探照燈般亮起：

辛卯年——1951年——根據中國曆法，正是兔年。而那也是法輪大法創始人的誕辰之年——一個以「真——善——忍」為基礎的法門。

「兔」——生肖中最不起眼的動物——突然成為一個編碼信號。在東方文化中，月宮玉兔搗藥象徵著長生、淨化與再生。在劉伯溫的預言中，兔年是聖人將降世於中天——即中國，人類世界中心的標誌。

我寫在白板上：

「兔年——不只是年號。而是聖者降臨的時間密碼。」

**第二個碎片：李姓（李）**

預言緊隨其後的是這句話：

「認木子為姓」

（認「木子」為姓。）

漢字「李」由以下部分組成：

——「木」——樹木

——「子」——兒子

一棵樹孕育著一個孩子。這是生命道理的象徵，是從道之根中誕生的孩子。

然後我意識到：

傳授法輪大法的人——生於兔年——姓李。

我靜默了。這不再是巧合。而是一層一層精確吻合的密碼——從古老的預言到現代的現實。

**第三個碎片：金雞目——長春**

我回到了上一部分讓我心神不寧的景象：中國地圖形似一隻金雞——金雞。

而「目」——也就是眼睛——正是吉林省省會長春市，位於「雞頭」部位。

正是在這個地方，在90年代初期，法輪大法開始向公眾傳播。從「雞眼」處，一道光明迸發，傳遍中華大地，乃至全世界。

我連接了關鍵字：

「長春——兔年——李姓——金雞目…」

→ 一個時間點——一個人——一塊土地——一條道路。

**第四個碎片：不在寺院內**

我繼續閱讀《推碑圖》中的讖文，其中明確指出聖人的特殊性：

「真佛不在寺院內，他是彌勒元頭教。」

我心頭一震。

「不在寺院內」——意味著這位聖人並非來自傳統宗教，不以和尚、牧師或道士的形象出現。

祂是「彌勒元頭教」——即末法時期彌勒法門的正統創始人，但以一種非宗教的形式出現。

這與法輪大法的出現方式完全吻合：

——沒有寺廟

——不收受徒弟

——不收費，不傳迷信

——只是傳法，教人按照「真——善——忍」修心性

我寫下來：

「一位佛——卻不穿僧袍。」

「一位傳道者——在世間，在尋常生活中。」

**最後一個碎片：西方編碼**

我突然怔住了，回想起復活節（Easter）這個看似與東方完全無關的西方傳統。

但是…為什麼會有兔子（Easter Bunny）？

為什麼會有彩蛋（Easter Eggs）？

我不由自主地脫口而出：

「兔子——兔年。

彩蛋——新生命。

而且…它來自雞——金雞。」

一個看似簡單的圖像——卻是一個完整的編碼模型：

——兔子 → 誕生年份的象徵

——彩蛋 → 重生與生命的象徵

——雞 → 聖者誕生國度的象徵

我將「Easter」一詞輸入盎格魯-撒克遜語詞典。

我徹底呆住了。

「Eastre」——不僅僅是一個春季節日的名稱。

它還有另一個意思：

「東方」——或「來自東方的人」。

就連復活節的名字——這個象徵著復活的節日——也在低聲訴說著什麼來自東方的事物。

我感到一陣寒意。

難道連西方也已將這個天機以無知象徵的形式記錄在民間儀式中？

這不是偶然。

而是一個被編碼的約定——只為有緣人解讀。

我雙手背在身後，在房間裡踱了一圈。白板上寫著關鍵詞：

兔年。

李姓。

長春——金雞目。

不在寺院內。

彌勒元頭教。

兔子——彩蛋——金雞。

我默默無語。

一切都已清晰如白晝。

最後一塊拼圖——剛剛顯現。

我明白了…約定已至。

\* \* \*

**一個約定已至**

我靜靜地坐在房間裡，目光停留在白板上——現在它已密密麻麻地被線條連接，貫穿東西，連結符號與事件，聯繫過去與現在。

它們不再是「巧合」。

不可能是「巧合」。

一個約定已經來臨。

從東方——古老的預言迴盪而來：

「兔之年到中天。」

（兔年，祂將至中天——人間的中心。）

從中國地圖——顯現出一隻金雞——金黃色的公雞。

而雞眼的位置——長春，正是法首次傳出的地方。

從「木子」之姓——合而為「李」字——一個看似尋常，卻蘊含玄妙深意的姓氏。

而正是一位姓李的人——生於兔年——在日常生活中，以非宗教形式，不在寺院內，開啟了修煉之法。

我看向對面的白板——那裡記錄著來自西方的跡象：

——《聖經》之言：「光將從東方而來。」

——關於月宮玉兔的傳說——搗製長生不老藥的使者。

——復活節（Easter）中彩蛋的象徵——生命超越死亡。

——以及「Easter」這個詞——追溯其本源——竟也意味著「東方」。

一個古老的盎格魯-撒克遜詞：Eastre——「來自日出之地的人」。

我輕輕顫抖。

我低聲說道：

「祂不僅僅在東方文化中被預言…

…祂也被全人類的集體無意識所等待著。」

我翻回日記，讀著數月前自己寫下的字句：

「我已看見聖母像流淚。

我已看見河流變為血色。

我已看見古老的預言從歷史的塵埃中甦醒。

但是…我仍不知道自己正被引向何方。」

現在我明白了。

所有的迴響——從地底深處，從石像，從古老碑文，從文化符號——都指向同一個匯聚點。

它不是一個新的宗教。

它不是一場政治運動。

它不是一個模糊的神話。

而是：

一法。一道。一個約定。

我走到陽台外。已是黃昏。

微風輕輕搖曳著綠色的樹枝——彷彿在招手。

我望向東方。

我閉上雙眼。

這是第一次，我不再尋找更多的線索。不再提出更多的問題。不再有任何疑慮。

只有一件事，在我心中迴盪，如永恆的鐘聲：

祂已經來了。

默默地。

靜靜地。

卻完整如同一個從開端就被寫下的約定。

我坐了下來。手放在心上。

然後，字句從我筆記本的最後一頁湧現——不再是調查之詞，而是沉思之語：

「東方與西方。讖語與經典。文化象徵與自然異兆。

所有，所有的一切都共同指向一個故事。

就像來自各大洲的河流最終匯入同一片海洋。

真相並非一個碎片，它是一幅宏偉的馬賽克畫卷，

而此刻，我已蒙福，得以完整地看見它。」

我閉上雙眼。

我的理性之旅已告終。

我已走到尋求的盡頭——並找到了真相。

只剩下最後一段旅程。

不是用思維，而是用雙腳。

我將去到一切開始的地方。

去面對那份寧靜。

去以我自己的平靜——回應母親的淚水。

\* \* \* \* \*

終章

**兩滴淚水相遇之處**

**歸來與靜默面對**

我駕車穿越新墨西哥州的沙漠。天空一如既往——乾淨而高遠，陽光將淺黃色鋪灑在遠方連綿的山脈上，紅褐色的土地無邊無際。然而，我內心的一切都已不同。

車子緩緩減速。我再次看到那條通往教堂的小土路。每一叢仙人掌，每一顆滾落的石子，風輕輕吹拂屋瓦的細微聲響——一切都如舊夢般浮現。

我停車，熄火。並不急躁。我在駕駛座上靜靜地坐了許久。雙手放在方向盤上。閉上眼睛。

歸來之中蘊藏著某種神聖。這不像一個記者回到舊案現場。而更像一個孩子——在漫長的迷途之後，回到了家。

我走下車。悄無聲息。沙漠的風輕柔地吹拂著我的髮絲。我推開教堂的門——那扇古老的木門發出熟悉的輕微聲響。

裡面的空間一如初見。古舊。寂靜。空無一人。光線從磨砂玻璃窗斜射而入，穿過飄浮的塵埃，形成微弱的光束。

我緩步走向正殿的盡頭。那裡——依然是那尊象牙白色的聖母瓷像，靜靜地矗立在木框與光線之間。

我停了下來。

不再是分析的眼神。不再是調查的目光。不再是記者泰勒。不再是尋找線索的人。

只剩下我——一個歸來的孩子。

我站在那裡。靜默無聲。凝視著聖母的臉龐——那張莊嚴而慈祥的臉，雙眼彷彿靜靜地穿越所有時代。在祂的眼眶下方，淚痕早已乾涸——卻無法被遺忘。

我什麼也沒說。

無需說什麼。

我只是站在那裡，任由那份靜默像一股清泉般注入我心。空間似乎凝固了。風聲消失了。時間也不復存在。

只剩下聖母。

和我。

以及某種等待被看見的東西——不是用眼睛，而是用心。

\* \* \*

**入心與共情的那一刻**

我望向聖母的雙眼。

不是用分析的目光，而是用內心深處的靜默。

然後——彷彿一股浪潮從內部爆發——整個旅程突然在我心中重現。無法言喻。無法概念化。卻像一部快速播放、急促而沉重的電影。

我看到自己站在大型音樂會的夜晚——音樂震耳欲聾，絢麗的燈光灑在空洞的眼神上，身體在集體迷亂中扭動。

我看到自己走過現代藝術展覽室——人們欣賞著一根貼在牆上的香蕉，一堆隨意潑灑的顏料，一個僅是重複粗俗文字的「作品」…並稱之為藝術。

我看到人們站在喧囂的城市中——手中拿著手機，雙眼無神地滑過一段段短視頻，一個個荒謬的畫面，一句句被重複到空洞無聊的玩笑。

我看到那些因為選擇善良而被毆打、折磨、迫害的人。我看到他們在法場上昂首的面孔——他們的眼神中沒有仇恨，只有唯一的一點：信仰。

我看到人群…那些無名的人依然笑著，依然活著，依然彼此擦肩而過，彷彿什麼都沒發生。彷彿所有的警鐘從未敲響。彷彿石像從未流淚。彷彿救贖之手從未伸出。

我看到這一切——並非透過理性，而是透過一種充滿的痛苦。沒有分離。沒有評判。只是痛苦。

然後我明白了。

這不再是我一個人的痛苦。

這是聖母正在感受的痛苦。

是一位神聖的存在看到自己的孩子們正逐漸墜入火海卻毫無察覺的痛苦。

是一種無法強求的愛——只能等待。在靜默中等待。

我把手放在胸前。我的心劇烈跳動。一種既溫暖又刺痛的感覺——彷彿有人從內部擁抱著我，不是用手臂，而是用一顆因慈悲而融化的心。

我低語著——無聲地：

「我明白了，母親。我明白了您為何哭泣。

我願與您一同哭泣——一次——為所有仍在沉睡的靈魂…」

\* \* \*

**兩滴淚水**

一滴滾燙的淚水沿著我的臉頰滑落。

它並非因恐懼而流。也非因悔恨而落。

它只為一種痛苦…不再專屬於我。

我不是為自己而哭。

我為那些在生活中虛度，卻從未真正活過的人而哭。

我為那些出生在一個已無光明的世界中的孩子而哭。

我為那些手觸深淵，卻仍以為自己正展翅高飛的靈魂而哭。

我為那些曾試圖喚醒人類——以自身生命為代價的人而哭。

我為那些聖者——默默播種，即使知道大部分種子不會發芽——而哭。

我為神——為聖母——為創世主——為祂們在無條件的愛中所承受的無限孤獨而哭…

\* \* \*

**內在的覺醒之鐘**

我不知道自己站在那裡多久了。

只知道，當最後一滴淚水落下時，一切突然變得如此寧靜。空間不再沉重。時間彷彿凝滯。而我的心——在經歷了那麼多掙扎、那麼多質疑、那麼多理性的漩渦之後——此刻…異常地平靜。

我沒有找到答案。

因為已沒有任何問題。

我沒有聽到任何超自然的聲音從高天傳來。

但我清楚地聽到了一件事…從我內心深處。

一件我無法用言語形容的事。

一件我只能稱之為：覺醒。

我把手放在胸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不是為了振作。

而是為了開始。

我明白了——最終的訊息不在任何書中。不在任何預言中。不在任何符號、現象或外在的神蹟中。

最終的訊息——是每個人心中輕聲的低語。

一聲小小的鐘聲，正在等待被傾聽。

我最後一次望向那尊雕像。

我不再看到淚水。

我只看到一個極為輕微、模糊的微笑——或者也許只是從窗戶斜射過來的光線。

我輕輕地低下了頭。

不是因為悲傷。

而是因為一份無限的感恩。

我轉身。打開木門。外面的陽光直射入我的眼簾，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溫暖和燦爛。

我走了出去。

不是為了開始一場新的尋找。

而是為了開始一個新的生活。

一個傳播我所理解的一切的生活。

不是用言語。

而是用每一步腳印。

我邁步向前——沒有回頭。

因為我知道…

淚水已落。

鐘聲已在我心中迴盪。

我的旅程…現在才真正開始。

\* \* \* \* \*

**結語**

如果您已與我同行至此頁，或許您也已聽見——即使僅是模糊——內心深處，一聲小小的鐘響。

或許您將放下這本書，心中帶著一個問號。或許帶著一滴淚水。或許帶著一種前所未有的寧靜。

而這便已足夠。

我撰寫這些篇章，並非為了說服任何人。

我只是書寫，如同一個曾迷失之人——而有幸聽聞遠方的迴響。那迴響，來自一個古老的約定，一份從未消逝的愛，以及一扇依然敞開的門。

我們正生活在一個舉足輕重的時刻——在此刻，每一個選擇，每一個思想，每一個微小的念頭…都可能牽動一個個體、一個民族，甚至是全人類的命運。

我不知您是誰，來自何方，經歷了什麼。

但如果我被允許在此留下唯一一件事，那便是：

請守護真相。

請滋養善良。

並請以一顆無恨之心——耐心穿越所有的風暴。

因為…正是這三件事——真、善、忍——是唯一能將我曾遭遇的所有散落碎片，連結起來的紅線。

如果您能帶著這條線，離開這本書——那麼我相信，最終的鐘聲尚未停止。

它仍在鳴響。

在您心中。

——筆者

**泰勒·裡德** ( Taylor Reed )

\* \* \* \* \*